九經疑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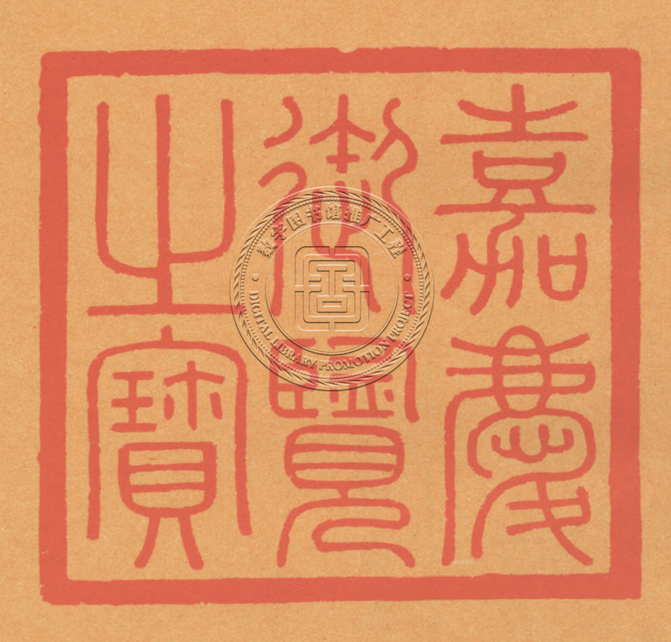


江蘇古籍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嘉慶御覽之寶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九經疑難



江蘇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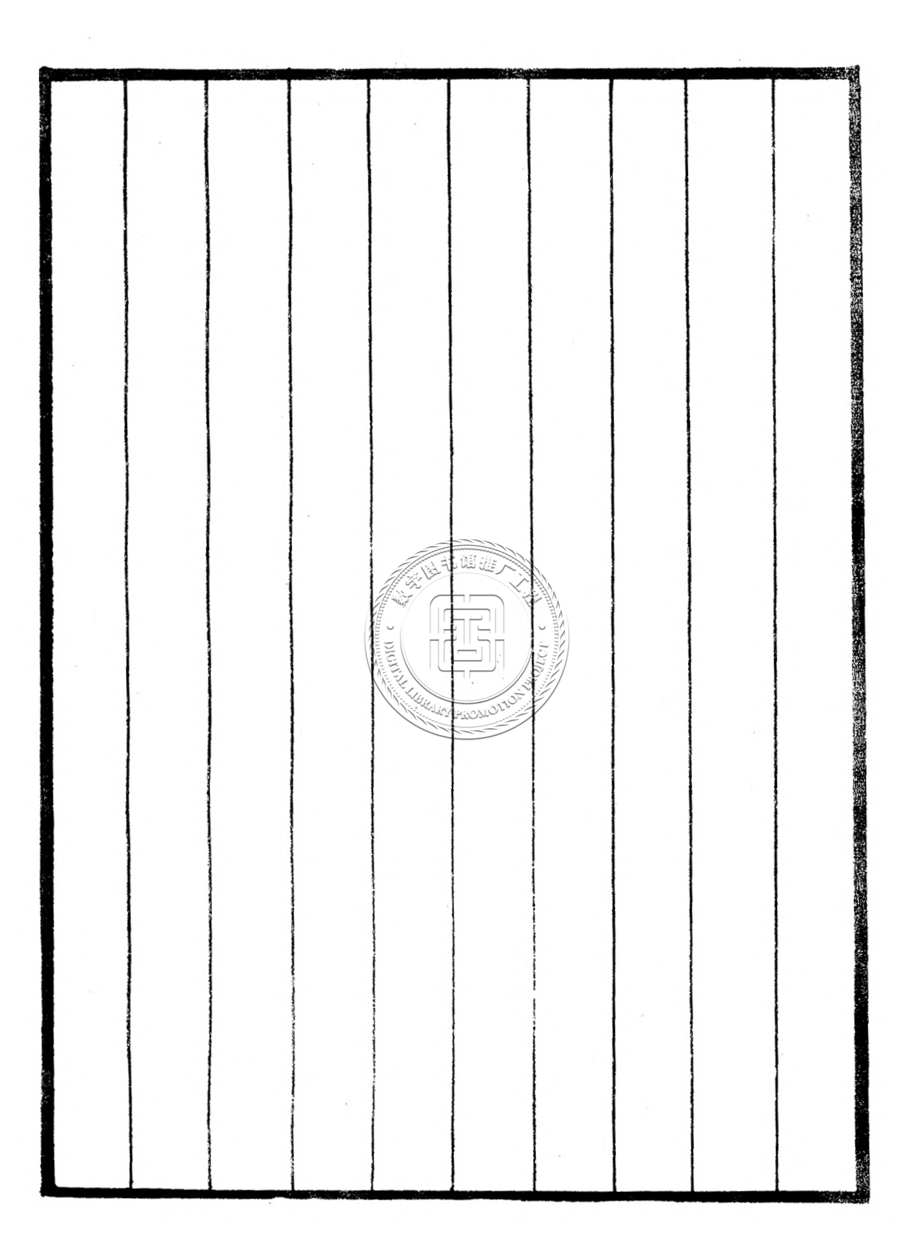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四庫未收書提要　　　　揅經室外集卷二

九經疑難四卷提要

宋張文伯撰文伯字正夫樵陽人時代未詳朱彝尊經義考列之錢承志之後疑宋末人是編千頃堂書目經義考並作十卷此從澹生堂鈔本依樣過錄僅總序及易詩書二經餘皆闕佚自序云嘗取五經三禮與夫論孟究其大概凡平日得于先儒之議論者寸長片善靡有不錄又云開卷一覽九經大旨瞭然胸中矣雖其書專為場屋而設然唐宋諸儒說經之文捃拾不少可以廣見博聞足資考訂也



疑生於不信難起於不服經之有疑難其殆出於專門之學臆見異說自相矛盾者乎然所疑有是非而難有當否有如李泰伯疑周禮者一歐陽公疑周禮者二蘇子由疑周禮者三猶曰今之周禮非周公之全書也至若劉子元於書有疑古十條於春秋有十二未諭果何見也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元乃發墨守箴膏肓起廢疾猶曰黨同伐異者爾若夫顧悅之嘗難王弼易義四十條而關康之又申王以難顧非其品藻不由於公論而評議獨出於私見者乎雖然是皆有可取者昔孔門之學大槩務通倫類而已顏子聞一知十子

貢告往知來故師友琢磨而德業日進使其舉一隅而不反以三隅決不能有所疑有所難也予自幼年趨庭　先君鱓堂授以麟經涉獵之餘亦嘗取五經三禮與夫語孟講究其大槩凡平日得於先儒之議論者寸長片善靡有不錄今取其切於場屋之用者纂為一書題曰九經疑難非惟述其辨駁　而已凡其說之新奇意之高遠詳備無遺開卷一覽九經大旨瞭然在其中矣昔房景先才學通融嘗作五經疑問百餘篇而邢邵亦以五經指要為世指南今不見其書聊以是擬前編云樵陽張　文伯　正夫序

九經疑難目錄

樵陽張 文伯 正夫編

第一卷

總叙

九經疑難目録

九經疑難目録

樵陽張　文伯　正夫編

第二卷

周易

書卦

乾坤不居正位

乾坤兩儀四象

屯卦

何以獨次乾坤

六十二年乃字

蒙卦

何以果行育德

養正乃為聖功

需卦

物蒙所待惟信

訟卦

君子作事謀始

師卦

以比毒天下吉

比卦

建萬國親諸侯

小畜

君子以懿文德

履卦

辨上下定民志

履卦名含二義

泰卦

何以四德不具

否卦

君子以險辟難

同人

君子為能通志

大有

君子遏惡揚善

謙卦

不言无與利王

豫卦

凡歎卦有三體

隨卦

有四德乃无咎

蠱卦

先甲後甲三日

興廢補弊之術

臨卦

至于八月有凶

觀卦

觀我生觀其生

噬嗑

頤中有物之義

賁卦

明正无敢折獄

觀天文觀人文

剥卦

六三剥之无咎

復卦

習坎

習坎習有二義

離卦

重明化成天下

咸卦

易分上下二經

恒卦

恒亨以濟三事

遯卦

遯得亨通之義

大壯

正大天地之情

晉卦

君子日照明德

明夷

箕子正明不息

家人

正家而天下定

睽卦

君子以同而異

蹇卦
王臣匪躬之故
解卦
不言不利東北
損益
損下益上為損
損上益下為益
夬卦
發陽决斷之事
姤卦

一柔而遇五剛

萃卦

君子以戒不虞

升卦

王用亨于其山

困卦

君子處困不失

井卦

井以不變為德

革卦

草何獨舉湯武

鼎卦

烹飪調和之器

震卦

論勿逐七日得

艮卦

穆姜遇艮之八

漸卦

鴻漸可用為儀

歸妹

帝乙歸妹有二

豐卦

君子折獄致刑

旅卦

用刑而不留獄

巽卦

重巽申命行事

兑卦

坤兑不言方位

涣卦

渙萃觀見廟制

節卦

不傷財不害民

中孚

信何以及豚魚

小過

小人過失奢侈

既濟

君子思患預防

未濟

易何以終未濟

總卦

九卦皆有車象

作易憂患九卦

係辭

分為上下二篇

上篇一十二章

下篇分為九章

上係舉十七卦

下係舉十三卦

雜論

卦辭謂之繇辭

爻辭引六人辭

彖統論一卦財

象總象一卦義

文言孔子所作

說卦序卦相次

序卦非孔子言

雜卦雜揉衆卦

十翼輔翼聖言

論易

九經疑難目錄

九經疑難目錄

樵陽張　文伯　正夫編

第三卷

尚書

亡書三十二篇
百篇次序異同
孔氏所傳古文
伏生所傳今文
古今傳受不同
諸儒傳授異同
大意不離乎中
書序孔子所作

虞書

堯典

堯典何謂虞書

舜典

舜典曷謂而作

梅賾奏續舜典

九共九篇亡書

三謨

三謨何不稱典

大禹謨

禹謨先皋陶

禹謨何獨稱大

禹謨不謂夏書

皐陶謨

皐陶為帝舜謨

益稷

益稷何不言謨

夏書

禹貢

貢法是禹所制

禹貢惟言地理

辨禹貢為夏書

甘誓

夏啓親征有扈

五子之歌

相顧從輕至甚

不言弟而言子

嗣征

命嗣侯征羲和

嗣征繼夏書後

商書

湯誓

記世不言誓處
伊尹相湯伐桀
仲虺之誥
仲虺勸湯之辭
湯誥
歸亳告示天下
伊訓
辨論太甲元年
太甲
論伊尹放太甲

咸有一德

戒太甲善用臣

盤庚

盤庚何不言誥

説命

史分序為三篇

疑書出漢之後

高宗肜日

祖已道義訓王

西伯戡黎

周人克黎見惡

微子

微子不言作誥

周書

泰誓

漢時有為泰誓

牧誓

與授戰於牧野

武成

疑其理信其人

命微子代商後

康誥酒誥梓材

周公因事分戒

康誥簡編脱誤

召誥洛誥

欲居洛意為都

告以居洛之意

多士

以王命誥衆士

無逸

此以所戒名篇

君奭

六臣不及傳說

蔡仲之命

封蔡叔爲國君

多方

稱王命告天下

立政

左右最須得人

周官

周家用人之法

顧命

顧命都陳喪禮

康王之誥

古文合於顧命

畢命

康王命作冊畢

君牙景命呂刑

辨朝愈譏穆王

文侯之命

平王命晉文侯

費誓

見周王之迹熄

秦誓

見周衰而秦儹

總論

辨論三墳五典

辨論八索九邱

辨論訓誥誓命

何周無宣王書

九經疑難目錄

九經疑難目錄

樵陽張　文伯　正夫編

第四卷

毛詩

汝墳

周盤慨然而嘆

麟之趾

皆信厚如麟趾

召南

鵲巢

國君積行累功

草蟲

樂工不歌草蟲

甘棠

思其人愛其樹

騶虞

騶虞鵲巢之應

變風

論拾三國次序

邶風 鄘衛說附

邶鄘衛首變風

柏舟

邑居變風之首

燕燕

以莊姜為定姜

擊鼓

來護而讀而歎

凱風

以美而為自責

鄘風

桑中

桑間濮上之音

載馳

許穆夫人自作

衛風

考槃

見遯世而無悶

王風

王黍離次衛風

黍離

雅變降為國風

楊之水

平王遠戍母家

鄭國風

鄭風次王黍離

鄭詩不分二國

季札美歌鄭風

緇衣

獨見好賢之至

子衿

亂世學校不脩

齊國風

季札美歌齊風

著

刺時不親迎也

東方之日

辨刺衰刺襄公

魏國風

上刺險下刺貪

唐國風

唐國風刺魏下

民有先王遺道

秦國風

秦仲何以有詩

豳居風雅之間

七月

獨念公劉太王

備風雅頌三體

豳處變風之末

鴟鴞

以下昌下豳風

正小雅 變大雅說附

小雅周德之衰

鹿鳴

裴安祖講鹿鳴
郭山惲誦鹿鳴
皇皇者華
言遠而有光華
棠棣
辨周公召公作
伐木
人皆須有以成
湛露
天子宴諸侯詩

變大雅

函厲何以稱雅

雲漢

宣王雅始雲漢

周頌

清廟

清廟一倡二嘆

清廟為頌之首

維天之命

文王所以為文

九經疑難目錄

九經疑難卷一

總叙

六經輔成王道

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機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變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人人入乎六經則能服以法度之言察安危之機陳得失之鑒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志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至於扣諸子獵群史以觀異同質成敗非求道於斯也 范文正公文

五經辭異道一

五經之道易可以潛而書可以彰春秋可畏而詩可樂禮嚴而不可踰其辭不同其為道一也世之學者常為祿利毀譽之所怵得之則止是以志之而不能詳學之而不能極其義知其文而不能知其道故五經之道盎微嗚呼安得外祿利遺毀譽之人而使之學哉李清臣淇水文

六經各有指趣

夫立君臣設尊卑杜將漸防未萌莫過乎禮哀王道傷時政莫過乎詩導陰陽示悔吝莫過乎易明善惡

察廢興吐辭令莫過乎春秋量遠近賦九州莫過乎書和人情動風俗莫過乎樂治刑名審法術莫過乎商韓載百王紀治亂莫過乎史臣孟軻之徒涵淯其間世人見其才易登其意易過於是家著一書人書一法雅人君子投筆研而高視矣 蘇文

五經各有文體

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啟燿於是易張十翼書摽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誕乎情性辭亦匠乎文理故能開學養政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聖謨卓絕墻宇重峻吐納自深譬萬鈞之鴻鐘無錚

錚之細響矣夫易惟談天入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
文言中事隱韋編三絕固哲人之驪淵書實紀言而
詁訓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書曉然故子夏歎書昭昭
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
詁訓同書摛風裁興藻詞譎諭温柔在誦最附衷矣
禮以立體據事章條纖曲執而後顯採掇片言莫非
寶也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備成文雉
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婉章志晦源已邃矣尚書則覽
文如詭而尋理則暢春秋則觀辨立曉而訪義則隱
此聖人殊致表裏異體 劉勰文心雕龍

兩漢傳授六經

班固有言漢興言易自淄川申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於趙則董仲舒此西京傳學之始也范煜至言光武中興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戴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以總領焉此東京之時立於學官者也其存於今者孔安國之書毛鄭之詩康成之禮公羊穀梁左氏之春秋傳易之學兩漢無存惟晉王輔嗣之

說行焉若議其優劣自漢而下傳經之學存於今者止有數家安得盡知諸家之優劣哉傳而不經者諸家之說間有之矣經而不傳者不可得而知也初書惟有歐陽禮后倉易楊立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有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至元帝立京易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 兩漢儒林傳

河間興明六藝

周室衰道德廢五帝三王之文漂淪散失棄置不省重一暴秦害聖典疾格言燔詩書屠術士稱禮樂者

謂之狂惑術仁義者謂之妖妄雖滅先聖之道嚮絕殆盡然後憮其欲雖有博雅君子心誦腹藏壁扃巖鐍濟秦之險以通於漢者萬無一二者漢初挾書之律尚存玖而除之亦未尊錄先王之道歘歘而不熄也無幾矣河間獻王生為帝子又為人君愛古博雅專以聖人法度遺落為憂聚殘補缺校實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詩最密左氏為春秋相為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明微獻王六藝曀乎 司馬温公文

六經先後有序

夫詩以道志禮以道行書以道政樂以道和春秋以道法易以道變此六者先王之所教而先後有序表裏相發未有偏廢而能識道之全也故學之序與於詩所以出辭氣立於禮所以動容貌言行成矣於是發之以書施於政矣然後成之以樂可與權則濟之以春秋知命則終之矣易要之始乎為仕終乎為聖人故孔子之教鯉先告之詩以發其言又告之禮以立其行進士而止今庠序所教設科所取止一一經自占故治詩者不問禮學易者不知書其進無序其取無類雖高才洽聞而上無甄之則將自廢於儔人

之中單見訣聞僅各一藝之章句則自以為足古之學者九年知類通達漢儒之專門猶曰三十而五經立也 嘉猷集

六籍儀行萬世

夫聖人之為文為經約乎史賛易近乎象詩書止乎删禮樂止乎定春秋止乎修然六籍儀刑乎千萬世百王更命迭號莫不由是大也其幽幽於鬼神其妙妙於元造後之人茍而不得行決句釋者猶萬物但被元造之化者耶故萬物但化而已不知元造之源也故詩得毛公書得伏生易得楊何禮得二戴周官

得鄭康成總其微言鈲其大義幽者明於日月奥者廓於天地然則今之日講習與决釋之功不啻半矣其文得不弊乎其訓得不博乎 唐文粹

古今逸經篇目

緇衣之篇公孫尼子所作王制之篇漢文博士所作唐人謂中庸四十九篇則可疑豈特月令齊國子賦鑾之桑矣之詩鄭子駟賦黃河之清之詩今皆無存則詩之逸多矣楊子雲謂酒誥俄空焉至隋始能盡足之則書之逸也多矣至趙岐以孟子丕顯丕丞之文杜預以念茲在茲之文反為逸書今大禹謨君牙

尚有此語不知二子何為而有是言也按安國為傳在武帝之世二子之前也豈歷東漢西晉之時而書或有逸也

三代經籍事業

三代以上有六經之事業而無六經之籍後世經籍雖備而事業不明於天下古者聖君在上賢臣佐之其發之話言頌之詔誥著之典章法度無非道德性命之理是以士生其時者孝友睦婣任恤是為禮樂射御書數是習智信聖義中和是行家家稷契人人皋夔雖武夫鄙人之所為有後世公卿所憚而謂者

譬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視以為不為希世絕俗之事此所謂無六經之籍而有六經之事業者此也自茲以還天地大全裂於多歧之見古人本體分為一曲之私百家諸子之學與夫佛老荒唐之書雜出而並傳於世是非混淆邪正雜糅而士之學者日夜疲精勞思深博勤亦至矣然而支離漫衍無一貫之理又不慎擇而守約之由是日用愈勞智通愈遠正如弃通衢入於山徑之蹊前臨大澤而旁叢荊棘曾無遂廬託宿焉況居天下之廣居乎此所謂經籍雖備而事業不明於天下也

六經取喻元氣

六經之作所以傳大道而垂教萬世其書後天地而生有以備載乎天地之始書先天地而立而逆知乎天地之終如彼一元之氣周流乎天地之間指一肖翹認一蠢動而語人曰此元氣可乎嗚呼後世之士不能探聖人述作之意隨經專門轉相忌克矛盾相攻蜩螗競噪六經雖不傳一貫之道而同室之人等於胡越回視一貫同歸之道若七國之民南北瓜分提身干戈劒戟之間追念先王一統之治國無異政家无殊俗若在雲霄之上矣

六經取譬六脉

書有六經猶身之有六脉也六脉失則喪人身六經失則喪人心元氣不可見故散之六脉使人之由脉以知氣大道不可見故布之六經使人由經以知道六脉不同同屬乎元氣六經不同同歸乎大道嗟夫聖人没大道蝕諸子興六經判傳注波騰專門鬩沸守詩書守禮樂者不達易春秋矛盾相交黨同伐異春秋一經也而三傳相反六經可知矣歆向父子也而議論異同餘人可知矣孟軻聖人著書立言鐸振斯文羽翼吾道六經奥府兼通並貫趙岐何人也輒

謂其尤長於詩書夫六經一理尒豈有長於此而不長於彼耶趙岐之言幅裂大道六經之判岐亦不能無罪耶

六經所本在道

經所載者禮所本者道道出而為理理出而為事篤學聖人之經而不知推之行事非深知經也不在於言而在於意不在乎意而在乎道道苟能明則忘言如筌蹄道苟不言則守其言如糟粕

六經所得在意

聖人之經所以載道而示天下後世雄渾謹嚴閎深

浩博有若天焉雖日星回旋雲霧晻靄穹然上覆而其所以斡旋運動者不可俄而度有若地焉雖山岳雄峙江河競注隤然下載而其所以翕闢變化者不可俄而測且莫高於天莫厚於地而聖人之經實則之峩冠博帶洋洋絃誦之者自然超然獨悞於方寸而區區之其言不能曲盡其意乃異其自得是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也玆亦惑矣故風賦比興雅頌六者詩之義也徒拘其義而不研乎箴規美刺之情則詩之所得抑末矣典謨訓誥誓命六者書之文也徒泥其文而不熟放乎古今治亂之原則書之所學抑末

矣徒知卦爻彖辭為易之辭而不則陰陽變化之妙理則得於易者幾何徒知盟會侵伐為春秋之辭而不究襃貶賞罰之原意則得於春秋者幾何知禮之本固不在於刑名度數也知樂之本固不在於聲音節奏也

春秋與易名家

春秋之書非一家學也李尋以是明水旱螟蝝之變不疑以是明方遂之詐劉向以是明陰陽消長之理子駿以是明宗廟昭穆之異所得者皆不過經之迹而止而得其意而不泥者仲舒也三策發明天人之

蘊莫不尊聖人而非諸子尊三王而黜五霸寧不近於經耶易之書亦非一家學也趙賓作易係而非古法費直長卦筮而亡章句延壽以獨得隱士之說而立異黨孟喜以詐得桃滕之傳而凝諸儒所得者亦不過經之迹而止耳得其意而不泥者揚子雲也太元之作覃思天文張衡見之遂以為與五經相疑寧不類於經耶降及東都鄭元以名世通儒囊括大典為時常雄學士大夫非兄弟慎則父康成也故其箋解文辭鮮有不戾於經者如敵於維師尚父之義且以為可尚可父敵於車三千之義且云羨卒盡起至

以於物為鴈鸁物為虎豹且不知鴈不足以盡羽物
而鸁黿之屬甚者周誥之辭句語不別

荀揚與韓談經

荀卿之談經則主於學故曰禮之於文樂之中和詩
書之博春秋之微楊雄之談經則主於卞故曰說天
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
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韓愈之談經則主
於文故曰周誥商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
易奇而法詩正而葩至太史論論其所長班孟監明
其所本

顏子未嘗言經

孔門群弟所謂傑然者顏氏之子而已故德行則為之先聞道則德之卓想其優游寢室深得聖人之奥也然而言詩則告往知來獨擅於子貢在顏子則不聞一言之發明於三百篇之中何耶言書則高宗不言善問於子張在顏子問不聞一言以指論於百篇之義何耶六十四卦之書未嘗以見於講究而作為易傳於世乃反歸于子夏何耶三千之儀未嘗一形於問難而知禮之美以和為貴乃反歸於有若又何耶以至下而賓牟賈者尤知避席趨隅以樂為問而

乃冠於四科而其言反不及於樂又何耶豈五經不足以推求者抑豈顏子不逮於數子耶

楊雄著書擬經

楊子元作太元或有晉王之譏後世之士見雄如此若習鑿齒之作春秋白居易之續湯征柬晳補亡辭之詩顧況補上古之什王通修元經而續詩書紛紛籍籍相亂六經皆雄啟之也僭王罪之不為過也

學者在求經旨

天之高遠宜不可度也智者以巧歷索之而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也地之廣大宜不可測也智者以土圭

索之而四方之中可得而求也聖人之書其高遠而無際如天之不可俄而度其廣大而無疆如地之不可俄而則夫惟其觀書而得其意循意而達其道若數一二辨黑白無少蔽於胷中是必得其要如巧歷土圭之妙乎嘗學詩矣知其風雅比興雅之體而已求其溫柔寬厚而不愚則未能也嘗學禮矣知其辨上下定民志而已求其三代損益百世可知而未能也嘗學易矣知其陰陽奇耦吉凶悔吝而已所謂性命之理不可得而聞也學春秋矣知其日繫月正次王而已所謂褒貶之意不可得而見也 劉書

學者在通經術

聖人以躬行者易泯而心違者難著故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節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導名分以六經而遺天下來者詳且博矣然天下之士目迷于日月之勤勞心貪於章句之重復口窮於誦習之精貫外誘乎科舉之進取多思廣記抉摘要會以待有司之問寥寥聖人之意洪大高明如日常晝如月照夜莫能舉首一觀光耀一自開其聾昏故至於臨務應繁酬酢有為之際一皆出於私見之自然而六經之博徒為文具而莫

知所措然則士非不勤經勤經而不明義明義而不達道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則詩固可以言矣邇之事父以致其孝遠之事君以達其忠外之四方不辱君命之重大明王之德意以開益百姓之心此詩之術也不學禮無以立則禮固可以立矣處為疑而不懼當險難而不能安不怵於富貴之儻來不趍於貧賤之困躓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此禮之術也仁義禮智根於心思發於聲色四體不言而喻日新而烏可已此樂之術也內之治已如箕子知五事外之人如皐陶之九德堯舜之致治禹益之贊襄文武之

經營周趙之輔佐參之以事上攻之以治民此書之術也成性存存內之入道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外之出義則齋戒以神明其德此易之術也尊奬王室而退臣室柄威重中夏而外□□褒貶盡萬世之公是非存不朽之實此春秋之術也

支離六經旨意

聖人作經以傳道萬世垂之無窮豈遠人情哉後世莫學淺聞之士求之太過泥之太拘以為聖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言也私意臆決支離蔓延言愈久而道愈不見譬夫法令奇章先王所以待天下者未嘗

不垣然畫一欲家至而户曉難犯而易避也及夫吏胥侮之上下其手輕重其情制千機百穽使天下重目側足莫得其端豈立法之敝哉

訓注六經得失

傳易者數百家皆著易傳各有得失唯王弼之注獨冠今古江左諸儒並傳其學其失蓋寡書之學則蔡大寶巢倚費甝顧彪並為旨義旨趣因循義皆淺略唯孔安國之注其得居多詩之學則申公騰芳於鄢郢毛茂光價與河間賈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齊魏兩河之間為義疏者輩出

劉焯劉光伯時為殊絶然負恃才氣輕鄙先達而有詳略之差未為盡美毛鄭二家注解箋譜互有得失禮之學自子思作中庸公孫尼子作緇衣呂不韋脩月令漢之時博士錄王制則禮雜漢儒之學不可考明大小二戴共氏分門王鄭二家同經異注皇甫侃熊安二家尤見於世熊之失皆本經而引外義皇雖章句詳正至尊鄭義而不純矣春秋之學謂左氏好惡與聖人同而不知其解經踈而失之誣二傳雖密於解經而日月五始三諱亦已失矣周禮之學始於漢成流歆而成與康成謂之六國陰謀之書謂之末

世不驗之典疑信相傳而鄭興父子衛次仲賈景伯馬季長等皆作周禮解詁而康成長於制度之學此五傳授之大略也易輔嗣有略例詩康成有譜春秋左氏有凡例皆其長也至王弼注謙之九三義不本於上繫杜預解遇艮之八數獨取占學若康成而不知周官之六德賢如仲舒而本公羊之五始則其失也又有見於此矣

論經莫泥章句

如皇甫湜之論書與易乃謂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謂奇矣遂舉龍戰于野其血元黃見豕負塗載鬼一

車突如其來如等語以為易文之奇如此如陸龜蒙之論易與春秋乃謂易不獨純古而微春秋不獨純直而淺遂舉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之類以為之語未嘗不淺舉考仲子之言初獻六羽之類以為春秋之語未嘗不微此陸龜蒙論經之語也如李翺之論詩與書乃謂詩之辭未嘗必於對書之辭未嘗必於易遂舉憂心悄悄慍于群小之言謂詩非必對朕聖讒說殄行之言謂書非必於易此李翺論經之辭也是三者雖能闢當時言經之泥而不能以經之理而折之乃復從而辨於章句之中以較其微淺難易

正所謂楚則失之齊亦未為得也

學經莫泥疑難

言易則辨七翼十翼言書則分六體十體言詩則有體用之說言周禮則疑三百六十之外猶有餘官曾不知此皆可略也六經之道貴在同歸而已易不過明簡易之理與民同患書不過明帝王之制以為軌範詩不過述治亂之迹以陳美刺周官會官府之聯舉邦治所以統天地之心明聖人之道也天以道示聖人聖人見經然後知王治之象聖人以道示賢人賢人見經以知人道之務

後世求經之失

書分為三詩分為四春秋分為五易有數家之傳至於禮也樂也亦紛紛而不可考咏於詩者泥於五際七情咏於書者溺於洪範災異言易者乖離怪誕不知天人之際而流入於卜筮言春秋者苛細刻核不知筆削之公而流入於法家言禮樂者不知制作之意而流於鍾鼓五帛之煩文末節父子天性也至有異同之論兄弟同氣也至有詆毀之非操子而不相襲少矣

後世訕經之失

讀易未辨爻卦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識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得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識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口傳耳受翕然成風不復觀聖人用心到處

六藝折衷夫子

六經自秦火煨燼之餘至漢文帝始除挾書之律濟南伏生口以授書使遺編斷簡僅免彫散不為無力於折中無補也晁錯獲傳伏生之學捷於諷誦以示博洽不為無功於折中無補也武帝得公孫宏謂明春秋推漢庭第一以釣爵則有功於折中無補也王

臧以文學獲罪由一言不合有忤太后於黃老則有功於折中無補也二劉紛爭父子同氣不能相忍一藝入於忿爭矣翼奉以五際明詩至六情十二律之言類巫瞽之學一藝入於空虛矣李尋以洪範上陳災異推驗吉凶取必於人一藝入於災異矣京房以卦律召氣涉於迂誕若不忍道一藝入於占卜矣何休謂瀆亂不驗之典遂自為無用之書一藝入於迂闊矣蔡邕以月令推考度數一藝入於度數矣董仲舒謂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請非六經者禁之鄭氏謂寧道孔聖誤不言鄭服韓退之謂漢儒百孔千瘡隨

補隨壞雖未必補其弊實然何司馬不知其弊也

五經所以簡易

楊雄法言以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支離所以為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今以五經考之說天者莫辨乎易而鬼神象數陰陽剛柔無所不在說事者莫辨乎書而誥誓號令征伐刑賞訓戒無所不備說體者莫辨乎禮而朝覲燕享冠婚喪祭無所不具說志者莫辨乎詩而美刺箴規安樂哀怨無所不盡說理者莫辨乎春秋而是非逆順進退予奪無所不載雖浩浩渾渾數千萬言而精要

歸一至當無二君子自其本而求之若執璇璣以定天運攄全要以知方來夫何支離之有然則易雖深也知其明吉凶悔吝而已書雖遠也知其陳安危治亂而已禮雖煩也知其定君臣上下而已詩雖多也知其詠情性風化而已春秋雖微也知其正善惡功罪而已故得其道言可遺也見其心書可忘也然則始學之也如象緯雖衆不可闕一宿宮商雖雜不可去其一聲苟損益其一言則必贅而虧矣豈遽憚支離而遂非聖人之經乎漢之儒者去聖益遠異論蜂起論易者惑於卦變習書者膠於符命說禮者拘於

名數述詩者眠於魚蟲傳春秋者競於日月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故雖司馬子長之才亦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殊不知綉其鞶帨是誰之過歟

論惟五經爲辨

楊雄法言或問五經有辨乎曰惟五經爲辨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乎春秋舍斯辨亦小矣且五經之作道之所在也發性命之微立仁義之統幽探議陰陽題係諸政事大本諸人情微根諸物理關

百聖而不慚蔽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又豈特辨是非以正愚衆而已明終始五德之論推五行災異之變則言天者古非無人也若夫達變化之妙通神明之德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則惟易為辨焉陳治安之策抗時政之論則言事者古非無人也若夫記久明遠舉綱撮要使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則惟書為辨焉約二雍之儀善內臺之記則言體者古非無人也若夫明尊卑定貴賤使小大顯微各得其理則惟禮為辨焉遇放絀而作離騷之辭懷感憤而逐長沙之賦則言志者古有人也至於傷不及哀

怨不及怒是非美刺皆止乎禮義之中則說志者惟詩為辨矣發墨守之堅去矛盾之議則言禮者古有人也至於名分之嚴褒貶之功以為禮義之大宗則說理者惟春秋為辨矣

六經之道同歸

班固作禮樂志稱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今以六經考之言各有所主謂之文因其時而制作謂之事由是而以經濟天下者謂之道詩言志書合事易以明天命春秋定褒貶禮辨尊卑樂導和平茲其言各有所主而其文之不同也詩因婦人女子小夫

賤隸列國大夫而作書因君臣賡歌世訓而作易更三聖明道德吉凶而作春秋因獲麟而作禮樂周公相成王守成而作茲其因時制作而其事之不同也然同是堯舜禹湯同非桀紂同可以修身同可以齊家同可以治國同可以平天下茲道之所以同也

六經道天人備

唐藝文志以六經之道簡言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自今觀之天人之道具於聖人之心而聖人之心見於六經之書天之道奚道哉陰陽之妙鬼神之祕四時寒暑之推移與夫吉凶禍福之報應者

是天之道也論天之道初若與人不相為謀然而相因相戚之際無適而非人焉人之道奚道也父子君臣之倫仁義道德之實與夫紀綱法度見於日用者是人之道也論人之道初若無預於天然而性曰天性命曰天命然而無適而非天焉由是言之言天而不及人是誣人也失之於太高者也言人而不本天是賊天也失之於太卑者也惡足謂純全之道哉夫子之心卓然有以貫通于此六經未作之前夫子固已嘿存於心矣謂夫子一於知天耶夫子曰推而行之存乎人是夫子之心未嘗一於天也謂夫子一於

知人也夫子言性與天道是夫子之心未嘗一於人也天人之道備於夫子之心不克施之當時於是舉而託之六經然觀六經之書亦足以見聖人之心是故易言剛柔陰陽之變消息盈虛之理者天之道而三百八十四爻論君子小人之進退則有以盡乎人詩言治亂得失之迹國風雅頌之體者人之道也而三百五篇吟詠情性亦足以動乎天春秋取陰陽之中以寓其襃貶之法者天道也而侵伐盟會朝聘往來之際則舉而屬諸人焉書紀典謨訓誥之文政事因革之迹者人道也而秩敘命討之類則舉而屬之

天焉至禮樂之文鍾鼓玉帛之具雖曰無預於天而中和之道合於元化所謂天之道未嘗不具載於中然則由千載之下考千載之前聖人之心舍六經無以見之矣

六經道久益明

六經之道包羅天地該括治亂然大要極濟生為三綱五常之主載之天下歷之萬世其道粲然王通續經楊雄太元皆造險怪之詞文淺近之説以僥倖於一再之傳其書在燎原之火曾不終朝湮滅

六經致治成法

前漢儒林傳以六藝王教之典籍先王所以明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且聖人之心憂天下深遺至治之法永傳不朽先王盛時大中至正之道行于天下故至治之法一成不壞當晩周盛治不見成法已壞乃著六經以詔來世使三五之治可行六藝未作至治成法散在天下六藝既作至治成法聚在六藝夫子若曰法始伏羲而成堯至周大備不幸而壞於幽厲東遷因仍不返乃敘書以斷堯典稱樂以治詔舞敘王化之詩綴周之禮正名分明吉凶經而致之權而示之夫子以治法而寓六經是宜萬世常見太平之

治商君匿之始皇又灰之嗚呼夫子以匹夫之微致于前秦以天子之尊壞于後至尚刑名雜覇釋老寂寞又何怪先王之治不及

六經統天地心

匡衡上疏以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且通天下一理爾在人非不足在天地非有餘顧天地有之而人者不能自明之爾聖人憂之盡取天地之理而備載於典籍事之在教化者統之於詩理之在政事者統之於書其在陰陽者統之於易其在名分者統之於春秋而其在中和者又統之於禮樂凡六經之

作囊括天地了無餘蘊統之有宗會之有原非於六經之外別有天地之妙理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天地之心即人之心人心之所同然者理也則天地之心豈能外於理乎天地之理即人之理人理之所可具見者六經也則天地之理豈能外於六經乎理之在天下其用仁義忠信其法慶賞政刑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桑麻以為衣宮室以為居米粟魚鹽以為食養生送死以為恩此人之理也亦天地之理也其流在人心而其原在天地之心也國風雅頌之什統是理於教化

爾典謨訓誥之辭統是理於政事爾文象吉凶以導其陰陽筆削褒貶以記其名分其中存於威儀等差之記其和載於音聲節奏之文六經既作理在其中蓋自仲尼反魯之後而天地之心有不得遯而皆存者孰謂其為先王之陳迹古人之糟粕耶堯舜禹湯達而在上順□地之常理以遂天下之願有六經之治而六經之言故其統天□之心在於治仲尼窮而在下載之空言以俟後之有為者□□□天地之心見於言杏壇未蕪竹簡未煙而天地之心著□□□手天下後世何其幸也嬴秦之灰已冷漢壁已傳而

天□□□□於諸儒之口天下後世何其不幸也公孫洪張禹持位□□□□地之心晦於祿利劉歆夏侯建更相非難天地之心晦於□□□公仲舒韋賢史高各持其說而天地之心晦於明黨李尋翼□□邱京房各售其長而天地之心晦於技術趙賓菱茲博士狥曲則天地之心晦於巧慧矣叔孫綿蕞制氏鏗鏘則天地之心晦於茍且矣

九經疑難卷一

周易

三易莫如周易

夏曰連山以艮為首商曰歸藏以坤為首周曰周易以乾為首闡幽者易之仁微顯者易之智連山象仁而言也歸藏以其藏諸用而言之也仁則能常而不能變智則能變而不能常能微能顯能變能常其惟易之道乎所謂周易也言周以見無所不該言易則雖常而能變雖變而不失其常夏得統於人山者靜而養乎物有仁之道而仁者人也商得統於地歸藏

者地之事周得統於天天則無所不運易曰兼山艮
傳曰遇艮之八謂之連山以艮為首矣易曰坤以藏
之記曰我觀商道吾得坤乾焉謂之歸藏以坤為首
矣易曰乾坤其易之門又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中
謂之周易則以乾為首口連山言仁之體歸藏言知
之用周易言體用之無不周此三代之易也然卦之
數皆不離於八卦之別皆不離六十四
歐陽文忠公曰前史謂秦焚三代之書易以卜筮
而得不焚及漢慕群書類多散逸而易以故最全
及學者傳之遂分為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

傳之孔子卦彖文象與文言説卦等離為十二篇而説者自為章句易之本也二曰焦贛之易無所師授自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易亦無師授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易比五經其來最遠自伏羲畫卦下更三代别為三易其變卦五十有六命名甚殊至於七八九六筮占之法亦異周之末世夏商之易已亡漢世雖有舊藏已非古經今書三篇莫可究矣獨周易時更三聖世歷三古雖説者各自名家而聖人之法

天地之藴則具存矣 廬陵文

周易一名三義

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自天地開闢陰陽運行寒暑迭來日月更出孚萌庶類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續莫非資變化之力換代之功然變化運行在陰陽二氣故聖人初畫八卦設剛柔兩畫象二氣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謂之為易取變化之義既義總變化而獨以易為名者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天以爛明日月星辰布設

張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鄭元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係辭云乾坤其易之蘊邪又云易之門户邪又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又云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

可為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畀乾坤定矣畀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崔覲劉貞簡等並用此義孔穎達疏

更三聖始明備

自伏羲畫八卦而易之道始肇文王周公重卦彖文辭而易之道始明夫子作十翼而易之道始備故嘗曰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亦可以無大過矣及晚而讀之至於韋編三絕夫以夫子之聖宜於易之道固已深明而洞達不待歷年之久精思孰慮□□□□

今乃爾者是知易之為書誠不易攷雖吾聖人亦未易

三聖不能加損

人更三聖世歷三古而其書始備然亦因其自然而已八□□□伏羲不能有所加損也因河圖之數而布之爾六十四卦□□□王不能有所加損也因八卦之象而重之爾象象係辭□□□孔子不能有所加損也因六十四卦而釋之爾是知河□□□□易之數已具文王未重而易之用已存孔子未係而易□□□□亦以自然之理與天地而為終始也

古今名家傳授

昔宓羲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實為三易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辭孔子為彖象係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為之傳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内女子得之漢初傳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讐東海孟喜琅琊梁邱賀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為京氏學嘗立後罷後漢施孟梁邱京

氏凡四家並立而傳者甚衆漢初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故有費氏之學行於人間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為其傳以授鄭元元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為之注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梁邱施氏高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元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絕矣歸藏漢初已亡案晉中經有之唯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貫於周易之

首以備殷易之鈌 隋經籍志

本朝象數傳授

陳摶好讀易以數學授穆修伯長脩授李之才挺之才授康節先生邵雍堯夫以象學授种放放授廬江許堅堅授范諤昌此一枝傳於南方也世但以為學神仙術善人倫風鑒非知圖南也

畫卦

取洛書畫八卦

或云劉氏謂聖人以河圖七八九六而畫八卦吾子乃取洛書何也曰繫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謂備

天下之象也河圖之數二氣未合品物未生何所象乎洛書之數五行成矣萬物作矣於是象金而畫乾兌象土而畫坤艮象木而畫震巽象水而畫坎象火而畫離不言土而言四象者以土分生五行又以五行之數而（牒）[揲]蓍七少陽八少陰九老陽六老陰河圖有八方之位洛書有五行之象二者相須而卦成矣

李太伯文

伏羲畫卦之初觀天地人而三畫天積陽氣故三畫陽為乾地積陰氣故六畫陰為坤陽畫連取陽得純一也陰畫斷取陰情雜也乾坤二卦既立且

天地不能獨用必相求而生六子由乾坤而生六卦以為八則父子男女之道備乃分卦八配八方之位乾居西北父道也父道尊嚴嚴凝之氣盛於西北坤居西南母道也母道養育育物之氣盛於西南又説西北秋冬之會萬物成就之方西南萬物茂盛之方長育萬物萬物成就歸功於乾若臣從事不敢成已功歸功於君也震艮坎方位不次乎坤而次乎乾從乎父也以三位是長中少男也巽離兑次乎坤從乎子也以三位是長中少女也此八卦定君臣男女父子之位

總論三畫所象

或云劉氏謂三畫象三才為不詳係辭之義則以乾之三畫為天之奇數三一三五皆陽也坤之三畫為地之耦數三六八十皆陰也獨陰獨陽無蘊三才之道何如曰劉氏畫易不知畫之與位各一事也畫者譬如人也位者人所處之地也三畫雖純陽象天而三位有天地人之別何害也上中下三位譬如公也卿大夫也奇耦二畫譬如君子也小人也公卿大夫皆君子蓋有之矣皆小人亦有之矣或一君子而二小人或二君子而一小人猶行人之止傳舍何常之

有安可見純天便曰無地純地便曰無天哉三畫象三才重之為六又象三才何害也三畫之位以初為地二為人三為天六位則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六為天從宜改易何固執之有 李太伯文

伏羲畫卦之日初設剛柔兩畫象二氣也設剛畫象天設柔畫象地故仰觀俯察以象天地天有運術施生之才地有負載畜養之才人有識慮斷割之才故伏羲氏畫八卦之時布以三位象三才也上畫象天下畫象地中畫象人但畫之體雖象陰陽二氣於萬物之象無不周備必須畫三以象三

才方成卦也

總論六畫重卦

伏羲本三畫成卦今六畫何也上一為天中一為人下一為地三才之象備矣仰見于天俯見于地天地之間人也三才之道一不能動動必須兩蓋相偶然也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三才之象也係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其象雖具獨天不生獨地不成獨人不立必須偶然後可以生成立也係辭云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又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

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乃三畫重而為六之

太極未分易道存焉乾坤既列兩儀生焉兩儀既立四象生焉四象並設八卦生焉敢問四象曰乾坤艮巽觸目而存豈非混成乎 祿光易

辨重卦為八卦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且太極元氣之祖也兩儀元氣之用也著於形天地也四象天地之用也著於形陰陽剛柔也八卦陰陽剛柔之用也著於形乾也震坎艮坤巽離兌也故曰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觀變於陰陽而生卦發輝於剛柔而生爻天以氣言故立陰陽地以形言故立柔剛卦以氣言故本陰陽爻以形言故本柔剛卦爻立用在其中矣

八卦小成但有三畫於三才之道陰陽未備所以重成六畫然後周盡故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以造化開設之時立天之道有二種之氣曰成物之陰與施生之陽故更重其一畫其立地之道有二種之形曰順承之柔與持載之剛故更重其一畫其立人之道有二種之性曰愛惠之仁與斷

割之義故更重其一畫既兼三才之義而皆兩之故六畫成卦也是以一之與二為地道三與四為人道五與六為天道以乾坤象天地以艮兌象山澤以震巽象風雷以坎離象水火使天地不交水火異處則庶物無生成之用品彙無變化之理所以因而重之□□□相錯則天道人事莫不備矣故曰天地定位而合德□□□□而同氣雷風各動而相薄水火不相入而相資八卦□□□□而易之爻卦與天地等性命之理吉凶之故知既□□□□之幾備在爻卦之中矣孔氏云重卦之人

各有四說王輔嗣云伏羲重鄭元云神農重卦孫盛以為夏禹重卦史遷以為文王重卦案神農之時已有蓋取諸噬嗑噬嗑既六十四卦之數其孫盛史遷之言不攻自破又按孔安國書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又孔子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決伏羲有書則有夬卦矣既有夬卦明非神農所重又易緯數所歷之聖但云伏羲文王孔子不及神農蓋取重卦也鄭氏之言亦非也今依輔嗣為定伏羲重卦明矣

辨重六十四卦

大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下交於陰陰上交於陽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然後萬物生焉是故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也故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也

說卦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相射八卦相錯乃重卦之道也八卦各定一方其氣不通則萬物不生須八卦相錯則其氣始交交而萬

物生此重卦之本也八卦具包天地萬物之象以極萬物之變係辭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畫八卦分八方

乾天稱父坤地稱毋陰陽相求而生六子毋得父氣生男父得毋氣生女以坤初求得乾故生長男則震也他皆倣此陰卦求陽生男陽卦求陰生女陽男為君子陰女為小人陰以求陽君子之道陽以求陰小人之道八卦成象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也

畫八卦分陰陽

乾震坎艮為陽坤巽離兌為陰陽君道陰臣道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君以無為統衆每事委任於臣故一也臣以有事代終各司其職則有對故二也

陽畫皆奇故乾三畫與震艮坎五畫皆奇數也坤畫皆耦故坤與巽離兌六畫皆偶數也八卦皆耦為九乾三畫與坤六畫偶而為九震與巽艮與兌離與坎相偶亦九自物偶則能生變取九者陽之數陽主生君子之道也八卦每卦三畫三八二十四畫老陰之數行而伸之三畫中斷為六又得十二

成三十六老陽之數何故如是盖陽晝數陽務盈君子之道君子之道不敢滿故至三十六陰不得晝數陰貴縮小人之道小人之道惟忌盈故至二十四

論八卦配八方

乾為陽剛生萬物之首陽氣所生先為子位之上故居西北坤為陰柔陰非先唱體又卑順氣起於六月未位故居西南震為長男能主器明氣之地東方春也物皆得生明清顯著故居正東巽為長女宜居顯位長女劣於長男故居東南坎為中男天氣左旋經乾之後主求故正北離為中女宜居顯位中女劣於

中男亦在左旋於後故居正南艮為少男故居東北兌為少女仍次於離故居正西六子爻各隨天左轉故名曰八方 明疑錄

論八卦生八風

乾之名曰不周風閉而不通陰氣極盛也四十五日至坎坎之名曰廣莫風言陰氣在上廣大也四十五日至艮曰條風條達而生物理使出也又四十五日至震震之名曰明庶風明陽也庶衆也陽氣施惠之德出於衆物也四十五日至巽巽之名曰清明風吹萬物咸大明淨可觀也故四十五日至離離之名曰

景風言離至此終也四十五日至坤坤之名曰涼風此時陰氣凄涼收成萬物極盛而收之也四十五日至兊兊之名曰閶闔風閶闔盛也萬物極盛而收藏之也四十五日至乾合三百六十日陽數極也

名卦體例不一

聖人名卦體例不同或則以為物象為卦名者否泰剥頥也或以象之所用而為卦名者乾坤也雖收物象乃以人事為卦名者家人歸妹謙履也蓋物有萬象人有萬事若執一事不可包萬物之象若限局一象不可物萬有之事故名有顯晦辭有踳駁不可一

例求之不可一類取之係辭云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 孔穎達疏乾卦

總論卦下四德

備四德者七卦乾坤屯臨隨無妄革是也劣於口口口口口口牝馬之貞是也備三德者六離咸萃兌渙小過是也備二德者六蠱漸大畜升困中孚是也備一德者十五蒙師小畜履泰謙噬嗑賁復大過震豐節既濟未濟是也全不備者十一豫觀剝晉蹇解夬姤井艮歸妹是也凡四德若亨貞時行若元與利則配連它事也諸卦謂它事之利不數為德也

乾坤

乾體天之行健

乾六爻純體陽德天下之至健也其在六十四卦有健之體則為堅剛為篤實為震動為止畜為光明為健侯為進德為立民為濟大難為捍大患為特立獨行為改革為決斷為私行師為決小人為成天下之務健之用博乎哉唯聖人為能乘乾之六龍以御天而君子尚消息盈虛以順于行其本也始於強學不息終於盡性命養心氣充四體而發於德行形於事業至剛至正矣

乾卦本以象天天乃積諸陽氣而成天故此卦六爻皆陽畫成卦也此既象天何不謂之天而謂之乾者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故說卦云乾健也言天之體以健為用聖人作易本以教人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體故名乾不名天也天以健為用者運行不息應化無窮此天之自然之理故聖人當法此自然之象而施人事亦當應物成務云為不已終日乾乾無時而已所以因天象以教人事於物象言之則純陽也天也於人事言之則君也父也以其居尊故在諸卦之首

乾卦凡有六節

文言曰至元亨利貞明乾之四德為第一節從初九曰潛龍勿用至動而有悔明六爻之義為第二節自潛龍勿用下至天下治也論六爻之人事為第三節自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至乃見天則論六爻自然之氣為第四節自乾元者至天下平也此一節復說乾元之四德之義為第五節自君子以成德行至其口唯聖人乎此一節更廣明六爻之義為第六節

乾爻九坤爻六

乾之爻皆九坤皆六何也曰舉老而稱也請証諸揲

著夫端策者一變而遇少與歸奇而為五再變而遇少與歸奇而為四三變如之是老陽之數分措于指間者十有三策焉其餘三十有六四四而運得九是巳故易係辭注云乾一爻三十六策也一變而遇多而與歸奇而為九再變而遇多與歸奇而為八三變如之是老陰之數分措乎指間者二十五策焉其餘二十有四四四而運得六是故易係注云坤一爻二十四策也借如一變而遇少再變三變而遇多是少陽之數分措于指間者二十有一策其餘二十有八四四而運得七一變而遇多再變三變而遇少是少

陰之數分措于指間者十有七策其餘二十有四四而運得八故九與六為老老為變爻七與八為少少為定位故曰舉老而稱也

易之所謂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九為老陽而七為少陽六為老陰而八為少陰此四數者天下莫知其所為如此者也或者以為陽之數極於九而其次極於七故七為少而九為老至於老陰苟以為其極者而言也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少陰八而老陰反當其下之六則又為之說曰陰不可以有加於陽故抑而處之於下使陰果不可以

有加於陽也而昌不曰老陰八而少陰六且夫陰陽之數此天地之所為也而聖人豈得與於是間而制其予奪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嘗見於他書也而見於易易之所以或為老或為少者為夫揲蓍之故也故夫說者宜於其揲蓍焉而求之揲蓍之法曰掛之而奇三揲之餘而以四數之得九而以為老陽得八而已為少陰得七而以為少陽得六而以為老陰然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從以為識者耳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陰陽之雜而

不純者也陽數皆奇而陰數皆偶故乾以一為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為主故君之子皆二陰而坤之女皆二陽老陰老陽者乾坤是也少陰少陽者乾坤之子是也揲蓍者其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三少者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耦之象也一爻而三揲蓍譬如一卦而三爻也陰陽之老少於卦見之於爻而於爻見之於揲使其果有取於七八九則夫此三揲者區區焉分其多少而名為處果何以為也今夫三揲而皆少此無以異於乾之三爻而皆奇也三揲而皆多此無以異

於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一此無以異於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三揲而多者一此無以異於巽離兌之一偶而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為識而非其義之所在不可以強為之說也蘇文

乾元九坤元六

乾元用九天九也在乾之九五坤元用六地六也在坤之六三天德不可為首也故乾止於用九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故坤止用六

乾坤為易之蘊

乾坤成列奇耦分焉奇耦相交而六子生焉八卦交錯六十四卦成焉豈非易之蘊耶易與乾坤俱生 蓀光易

乾坤為易之門

乾坤其易之門户耶其餘諸卦及爻皆從乾坤而出義理深奥故特作文言以開釋之 孔穎達乾卦文言疏

辨論乾坤之時

乾者進取天位非承平之時也故初則潛二則見三則乾乾四則或躍五則在天上則元也坤者聖人防閑臣下非大通之時也故初則履霜上則龍戰三則含章而不敢為首四則括囊而後无咎五則黄裳而

後元吉唯二居於下卦履其中正乃可任其自然也

乾坤不居正位

乾位東也既生三男數變授位長子退居西北統其中男少男使蒙太上皇統宗子聽治之義也坤生三女隨變授位少女退處西南統其中女長女正家太上后統宗婦聽教之義也宗子有統所以全蒙宗子養蒙之義也宗婦有統所以齊家宗婦肥家之義也震繼天下之君非乾所統也兑繼天下之母非坤所統也三代傳家天下之法也乾坤退居旡為之地也止哉為乎數盡何為

乾坤兩儀四象

乾坤者數之一二也形之方員也氣之清濁也理之動靜也乾具兩儀之意而分上下坤包四象之體而分東西南北兩儀四象其數有六故為乾坤之體其去太極未遠猶中庸於忠恕乎豈特以乾坤為進德之階六十四卦皆然也內貞外悔兩儀之理也元亨利正四象之道也二三四五以為經七八九六以為緯八卦之方也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而天道備矣歲功成矣人事同矣此六十四卦而乾坤居

首也 鄭氏疑難圖

屯卦

何以獨次乾坤

屯者患難未通冬春之交盛陽發舒凝陰未伏天氣混淪浩蕩而降乎上地氣欝烝畜泄而騰於下萬物之種莁然奮起抽軋其中芽甲未成根荄未堅撥之可除以之可去太暵則槁必雨以濡之雨不節則反害矣太寒則屈縮而不舒必風以撓之然風不和則榮華不實矣此天地始交萬物之生必有屯難未通也及元亨利正之德扶持然後萬物得出險中聖人

列乾坤於前次屯於後乾坤者天地也屯者物之生也天地交而萬物生此先乾坤而次屯也方天下未泰聖君出濟天下難賢臣出草野起而佐之此始交之際也於時也内有亂乘盜賊外有□□未臣寇賊未殲水土未復居民未安不測之變並起此君臣始交屯難未平及人合道行變天下之人而復之傾天下之否而泰之天下之人始出乎險君臣始交亦必有難難終而後平屯之為卦其通天地君臣言乎

六二十年乃字

初九之陽自下而升至九五之位於六二為正應故

曰十年乃字初九之陽三十六策上三陰爻七十二策至五為十年之數蓋一策為一月

蒙卦

何以果行育德

蒙之為言豈止於童愚未通藝未精聖人謂蒙可也不及天地未足為大不並日月未足為明不參至神未足為通不通則蒙蒙則聖人以不免也顧能思而發耳泉始出山下困於險而未通蒙之象也故行以充己之性德以成己之材行主於守故果決而後全德出於學故育養而後成也端心正思非仁不為非

禮不蹈非信不言坦而趨勇而往此果行也聖人之言師之賢人之論友之辨以致之思以通之此育德也果行為正育德為明正且明則窒斯通矣孔子見郯子知紀官見萇宏知人舜好問察邇言夫聖人猶且闇而後明塞而後通賢人安可已乎

養正乃為聖功

人受天地之中抱誠明之性與造化之性安有蒙而愚哉今所以蒙者利欲之心發之也耳目聞見于外而動于內喜怒哀樂從之而生則天地之中誠明之性從而失矣所以終身不靈也惟聖人達造化之本

原故能執中復性契天地之神明養正之功也養正之道不求於他惟求於我者求於我心也童子目未廣見耳未廣聞癡騃而無知者心根未通耳心根通則耳目見聞不足道也學者不治治心而以耳目之學求達於聖人是不知養正之道焉此孔子所以盡心於蒙卦也童蒙在五繫之在上是外學也耳目所入雖足以資吾適足以賊吾之真性故不利為寇包蒙在二發之在初是內學也心之所造貴於幾先一著於心便成機械所以脫桎梏吝也利者其吾心之桎梏乎

需卦

物蒙取待惟信

需者待也物初蒙稚待養而成无信即不立所待唯信也故云需有孚言需之為體唯有信也 正義

訟卦

君子作事謀始

天道西轉水流東注是天與水相違而行象人彼此兩相乖戾故致訟也不云水與天違行者凡訟之所起必剛健在先以為訟始故云天與水違行也君子以作事謀始者物既有訟言君子當防此訟源凡欲

興作其事先須謀慮其始若初始分職分明不相干涉即終無所訟也正義

師卦

以此毒天下吉

剛中而應者剛中謂九二而應謂六五行險而順者行險謂下體坎也而順謂上體坤也若剛中而無應或有應而不剛中或行險而不柔順皆不可行師得吉也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者毒猶役也若用此諸德使役天下之衆人必從之以得其吉又何无功而咎責乎正義

比卦

建萬國親諸侯

建萬國謂割土而封建之親諸侯謂爵賞恩澤而親友之萬國據其境域故曰建也諸侯謂其君身故曰親也地上有水猶域中有萬國使之各相親比猶地上有水流通相潤及物故云地上有水比也正義

小畜

君子以懿文德

君子以懿文德者懿美也以於其時施未得行喻君子之人但脩美文德待時而發風為號令若風行天

下則施附於物不得云施未行也今風在天上去物既遠无所施及故曰風行天上 正義

履卦

辨上下定民志

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者天尊在上澤卑處下君子法此履卦之象以分辨上下尊卑以定正民之志意使尊卑有序也 正義

履卦名含二義

履卦名含二義若以文言之則在上履踐於下六三履九二也若以二卦上下之象言之則履禮也在下

以禮承事於上此象之所言取上下二卦卑承尊之義故云上天下澤履但易含萬象反覆取義不可定為一體故 正義

泰卦

何以四德不具

此卦亨通之極而四德不具者物既大通多失其節故不得以為元始而利貞也所以象云財成輔相故四德不具 正義

否卦

君子以儉辟難

言君子於此否塞之時以節儉為德辟其危難不可榮華其身以居祿位此若據諸侯公卿言之辟其群小之難不可重受官賞若據王者言之謂節儉為德辟其陰陽厄運之難不可重自榮華而驕逸也 正義

同人

君子為能通志

唯君子之人於同人之時能以正道通達天下之志故利君子之貞 正義

大有

君子遏惡揚善

君子以遏惡揚善者大有包容之義故君子象之亦當包含遏匿其惡褒揚其善順奉天德休美物之性命皆取含容之義也 正義

謙卦

不言元與利正

案謙卦之象謙為諸行之善是善之最極而不言元與利正及吉者元是物首也利貞是幹正也於人既為謙退何可為之首也以謙下人何以幹正於物故不云元與利正也謙必獲吉其吉可知故不言之 正義

豫卦

凡歎卦有三體

豫之時義大矣哉者歎美為豫之善言於逸豫之時其義大矣此歎卦也凡言不盡意者不可煩文具說故歎之以示情使後世思其餘蘊得義而忘言也然歎卦有三體一直歎時如大過之時大矣哉之例是也二歎時并用如險之時用大矣哉之例是也三歎時并義豫之時義大矣哉之例是也正義

隨卦

有四德乃无咎

隨元亨利正无咎有此四德乃无咎以苟相從涉於

朋黨故必須四德乃无咎也凡卦有四德者或其卦當時之義節有四德如乾坤屯臨无妄此五卦之時即能四德也備具其隨卦已惡相隨則不可也有此四德乃无咎無此四德則有咎也 正義

蠱卦

先甲後甲三日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甲者創制之令既在有為之時不可因仍舊令今用創制之令以治於人人若犯者未可即加刑罰以民未習故先此宣令之前三日殷勤而語之又於此宣令之後三日更丁寧而語之

其人不從乃加刑罰也其褚氏何氏周氏等並同鄭義以為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也甲後三日取丁寧之義故用丁也今案輔嗣註甲者創制之令不云創制之日又巽卦九五先庚三日後更三日輔嗣注申命令謂之庚輔嗣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則輔嗣不以甲為創制之日而諸儒不顧輔嗣注旨妄作異端非也 正義

興廢補弊之術

人君心術壞則法度壞法度壞則風俗壞風俗壞則天下國家莫不壞矣必有興廢補弊之術而救之蠱

卦之象與廢補弊之術乎繇言先甲後甲者言循環之道也忠質文之更尚子丑寅之異統皇帝霸王之異用皆是也象言振民育德其風俗之頹乎風化萬物在乎生育山穴之風無生育之理也其能振萬物乎文言父子之幹蠱其紀綱法度之維持乎紀綱法度之壞父作之子述之所致也其與廢補弊得不用心術乎故曰意承考也

臨卦

至于八月有凶

何氏云從建子陽生之建未為八月褚氏云自建子

至建酉為八月孔氏疏又曰今按此注云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宜據否卦之時以臨卦建丑而至否卦則建申為八月也且卦彖之辭所以各論一卦之體夫臨卦者主建丑之月也何氏從建子陽生而數則卦辭當在復卦之下不當屬臨卦也孔氏宜據建申否卦為八月則否之去三當消泰之九三又有臨卦九二之不應也今若以建未為八月取遯卦之六二消臨卦之九二則於義為見矣何者且臨卦之象曰浸而長注云陽道轉進陰道日消也遯卦之象亦云浸而長注云陰道欲進而長正道亦未全滅也今以二

卦之爻既相偶合又彖辭皆有陰陽進長之說

觀卦

觀我生觀其生

觀之彖曰大觀在上以卦言之五爻為上以人言之大觀者聖人之分也賢者不足當之矣既以聖人而居上位其事業宜如何哉九五曰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且既謂之大觀而在高位不能觀於人而觀於我不能觀於寂而觀於生猶有死生之累我人之辨咎吝之災負力民之責有未平之心則凡

夫也我輩也鳥足謂之大觀哉夫以道觀物謂之觀以事觀事謂之觀凡此者皆觀也非觀也考前人之說爻出於文王彖於孔子其義至高其說甚近所以陸希聲深病爻辭之不類輒欲去取豈徒然哉 畫墁集

噬嗑

頤中有物之義

頤中有物齧不合无內亨也 王弼注

賁卦

明政无敢折獄

彖君子內含文明以理庶政故云山下有火賁也以

明庶政者用此文章明達以治理庶政也无敢折獄者勿得直用果敢折斷訟獄正義

觀天文觀人文

觀天之文日月星辰之變化四時六氣之推移事變可得察也觀人之文君臣上下之分明政教禮義之興行天下之化可得而成

剝卦

六三剝之无咎

與上為應群陰剝陽我獨協焉雖處於剝可以无咎

王弼注

復卦

復見天地之心

建子之月天輪左動地軸右轉一氣交感生於萬物明年冬至各反其本本者心也以二氣觀之則是陽進而陰退也夏至陽氣復於巳冬至陰氣復於亥故謂之反本易曰雷在地中復動息也復見天地心反本也天地養萬物以靜為心不為而物自為不生而物自生寂然不動此乾坤之心也然則易者易也剛柔相易運行而不殆也陽為之主焉陰進則陽減陽伏則陰剥晝伏則夜往夜至則晝伏無時而不易也

聖人以是觀其變化也生殺也狂而復之復之然差焉故或謂陽復為天地之心者也然天地之中與物而見也將求之而不可得也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殊塗而同歸一智而百慮聖人之无心與天地者也以物為之心也何已心之往哉劉牧云

辨論七日來復

陽氣始剥盡謂氣始於剥盡之後至陽氣時凡七日也其釋注分明如褚氏莊氏並云五月一陰生至十月一陽生凡七月而七日不云月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而言日也今輔嗣云剥盡至來復是從剥盡

至來復時經七日也按易緯稽覽圖之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一方其六十卦卦有六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分為八十分五日分為四百分四分之一又為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各得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剥卦陽氣之盡在九月之末十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輔嗣言凡七日也（正義）

无妄

其疾勿藥有喜

无妄之疾者凡禍疾所起由有妄而來今九五居得

尊位為无妄之主下皆无妄而偶然有此疾害故云无妄之疾也勿藥有喜者若疾自已招或寒暑飲食所致當須治療若其自然之疾非已所致當自損勿須藥療而有喜也此假病象以喻人事猶若人主而剛正自修身无虛妄下亦無虛妄而遇逢凶禍若堯湯之厄災非已招但順時修德勿須治理必欲除去不勞煩天下是有喜也

大畜

多識前言往行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君子則此大畜

物既大畜德亦大畜故多記識前代之言往賢之行
使多聞多見之畜積已德故云以畜其德也 前並正義

頤卦

言養正有二義

養正之言乃兼二義一者養此賢人是其養正故下
云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二者謂養身得正故象云謹
言語節飲食以此言之則養正之文兼養賢及自養
之義也 正義

大過

大過大者過也

過謂過越之過非經過之過此衰難之世唯陽爻乃大能過越常理以拯患難也故曰大過以人事言之猶若聖人過越常理以拯患難也正義

習坎

習坎習有二義

案諸卦之名皆於卦上不加其字此坎卦之名特加習者以坎為險難故特加習名習有二義一者習重也謂上下俱坎是重疊有險險之重疊乃成險之用也二者人之行險先須便習其事乃可得通故云習也正義

離卦

重明化成天下

重明謂上下俱離麗乎正也者謂兩陰在內旣有重明之德又附於正道所以化成天下也正義

咸卦

易分上下二經

先儒以易之舊題分自此巳上三十卦為上經巳下三十四卦為下經序卦至此又別起端首先儒皆以上經明天道下經明人事然韓康伯注序卦破此義云夫易六畫成卦三才必備錯綜天人以効變化豈

有天道人事編於上下哉案上經之內明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是兼於人事不專天道既不專天道則下經不專人事理則然矣但孔子序卦不以咸繫離係辭云二篇之策則是六十四卦舊分上下乾坤象天地咸恒明夫婦乾坤乃造化之本夫婦實人倫之原因而擬之何為不可 正義

按乾鑿度云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六十四卦分為上下象陰陽夫陽奇故上經三十卦以象陽也陰偶故下經三十四卦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為上篇首者尊之也

離為日坎為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故坎離為終也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端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宗祖為天地之主也故為下篇首者貴之也既濟未濟為最終者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也以此言之則上下二篇文王所定作緯以釋其義也

恒卦

恒亨以濟三事

恒亨无咎利正利有攸往王弼注曰恒而亨以濟三事也正義曰褚氏云三事謂无咎利正利有攸往莊

氏云三事者旡咎一也利二也貞三也周氏云三事者一亨也二旡咎也三利正也注不明數故先儒各以意說竊謂注云恒而亨以濟三事者明用此恒亨濟彼三事無疑亨字在三事之中而此注云恒之為道亨乃旡咎恒通旡咎乃利正也 正義

遯卦

遯得亨通之義

遯而亨者此釋遯之所以得亨通之義小人之道方長君子非遯不通故曰遯而亨也 正義

大壯

正大天地之情

天地之情正大而已矣洪正極大則天地之情可見矣王弼注

晉卦

君子自昭明德

自昭明德者謂自顯明其德也周氏等為照以為自昭已身老子曰自知者明明用明以自照為明德案王注此云以順著明自顯之道又此卦與明夷正反明夷象云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王注彼云蒞衆顯明蔽偽百姓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惟此二注明王之注

意以此為自顯明德昭字宜為昭之遙反周氏等為照之少反非注旨也正義

明夷

箕子正明不息

箕子執志不回闇不能没明不可息正不憂危故曰利貞象曰明不可息也息滅也象稱明不可滅者箕子能保其貞卒以全身為武王師也正義

家人

正家而天下定

此雖美正家之功可以定於天下申成道齊邦國既

家有嚴君即父不失父道乃至婦不失婦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後為家道之正各正其家无家不正即天下之治定矣 正義

睽卦

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下澤睽者動而相背所以為睽也君子以同而異者佐主治民其意則同各有司存職掌則異故曰君子以同而異也 正義

蹇卦

王臣匪躬之故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言處難之時履當其位居不失中以應於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王弼注

解卦

不言不利東北

解利西南西南衆也解難濟險利施於衆也亦不困于東北故不言不利東北也王弼注

損益

損下益上為損

損之為道損下益上非補不足也損剛益柔非長君

子之道也注

損上益下為益

居上者能自損以益下則下民懽說無復強益卦所以名益者正以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者也

夬卦

發揚決斷之事

揚于王庭者明行決斷之法夬以剛決柔施之於人則是君子決小人也王庭是百官所在之處以君子決小人故可以顯然發揚決斷之事於王者之庭示公正而无私隱也正義

姤卦

一柔而遇五剛

姤遇也此卦一柔而遇五剛故名為姤施之於人則是一女而遇五男淫壯至甚故戒之曰此女壯甚勿用取此女也 正義

萃卦

君子以戒不虞

人既聚會不可无防備故君子於此之時脩治戎器以戒備不虞也 孔穎達正義

升卦

王用享于岐山

岐山之會順事之情无不納也注

困卦

君子處困不失

困者窮危委頓之名道窮力竭不能自濟故名為困亨者卦德也小人遭困則窮斯濫矣君子遇之則不改其操君子處困而不失其自通之道故曰困亨也正義

井卦

井以不變為德

井改邑不改井井以不變為德者也注

革卦

革何獨舉武湯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計王者相承改正易服皆有變革而獨舉湯武者蓋舜禹禪讓猶或因循湯武干戈拯其損益故取相變甚者以明人革也正義

鼎卦

鼎飪調和之器

亨者鼎之所為也革去故而鼎成新故為亨飪調和之器也去故取新聖賢不可失也飪熟也天下莫不

用之而聖人用之乃上以享上帝而不以大享養賢也注

震卦

論勿逐七日得

震東方之少陽其數七而日生於東方故曰七日也陽氣自坎而出躋艮而將至東方未嘗疾速而暴也逐則寧免於疾乎此復卦七日來復故言七日來復

艮卦

穆姜遇艮之八

春秋傳曰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

曰是謂艮之隨夫艮之隨唯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為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為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為東宮實幽也遇此為不利故從變爻而占苟以悅穆姜也何則卦以少為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之類是也變與定均即決以內外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懼不告而更之故曰是謂艮之隨是謂之云者苟以悅也故穆姜終死於東宮與艮會耳而杜元凱於此注以為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 劉禹錫文

鴻卦

鴻漸可用為儀

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進處高絜不累於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峨峨清遠儀可貴也 注

歸妹

帝乙歸妹有二

易論歸妹得名不同泰卦六五云帝乙歸妹彼據兄嫁妹謂之歸妹此卦名歸妹以妹後統而嫁謂之歸妹故初九爻辭云歸妹以娣是也帝乙歸妹者六五居歸妹之中獨處貴位是帝王之所嫁妹也故曰帝

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妹之袂良者六五雖處貴位卦是長陽之卦若以爻為人即是婦人之道故為帝乙之妹

豐卦

君子折獄致刑

雷者天之威動電者天之光燿雷電俱至則威明備足以為豐也君子以折獄致刑者君子法象天威而用刑罰亦當文明以動折獄斷决也 正義

旅卦

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者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為旅象 正義

祼光曰火在山上旅其名在外遇事速而果故利用刑刑不可不詳故曰明於用刑也山下有火賁其明在內於事審而詳故曰庶政無敢折獄蓋刑貴速而政貴詳者也

巽卦

重巽申命行事

此卦以卑巽為名以申命為義故就二體上下皆巽以明可以申命也上巽能接於下下巽能奉於上上

下皆巽命乃得行故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者

風之隨至非是令初故君子之以申命行事也正義

兊卦

坤兊不言方位

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南方也乾西北也坎北方也

艮東北也惟坤曰致役不言西南者以乾言也兊曰

正秋不言西方者以震言也夫大成自中成之變震

東代乾元之任乾始天下之君也坤始天下之母也

故以乾不言也震繼天下之君也兊繼天下之母也

故以震不言也君陽也母陰也夫易紀陽而不紀陰

猶書紀盈而不紀縮猶春秋書朔而不書晦一法也大哉法乎陽奇也陰偶也惟能偶之而已無數也言奇之方與位則偶而可知矣烏得而並矣哉

渙卦

渙萃觀見廟制

觀渙之象王在廟中承祭祀之位見矣觀萃之象太祖三昭三穆二祧之廟見矣觀觀之象禘祫之禮見矣故萃與渙曰王假有廟觀曰盥而不薦有孚永若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

節卦

不傷財不害民

王者以制度為節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時則不傷財不害民也 正義

中孚

信何以及豚魚

魚者蟲之隱者也豚者獸之微賤者也爭競之道不興者信之德淳著則雖微隱之物信皆及之 王弼注

小過

小人過失奢侈

小人過差失在慢易奢多故君子矯之以行過乎恭

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也 正義

既濟

君子思患豫防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 王弼注

未濟

易何以終未濟

生生之謂易未濟乾坤之終始也乾七變而為離坤七變而為坎乾坤之終也離七變而復歸於乾坎七變而復歸於坤乾坤之始也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

又變通之謂事葢易與天地準終則有始如循環之無端　葆光易

總卦

九卦皆有車象

車之象多矣有大車曰輅車者有小車者有說輹與輻不行者曰大有大壯大車之象也葢乾在下乾為圜有輪之象乾為金為玉故王之輅車飾之以金玉也婦人厭翟之車有屋巾虛離之象也離為雉故畫雉之飾也師解困下皆有坎小車之象也師之外卦有坤象故或駕之以牛也大畜小畜自大有而變成

也變大有之九四為六四是說輹之象也困之九四兊也而連下體之離澤動而下來之之象也火動而上不得連下困于金車之象也自四至初有車之象上有兊象兊為金故曰金車也

作易憂患九卦

憂患止此九卦者非它不足言憂患也蓋文王居羑里之時凡脩身治行而遠禍難者惟此九卦之象最切者也故每卦之名各言德配之

繫辭

分為上下二篇

夫子本作十翼由說上下二篇經文係辭備貫義理別自為卷揔曰係辭分為上下二篇者何氏云上篇明无故曰易有太極太極即无也又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其无也下篇明幾從无入有故云知幾其神乎今謂分為上下更无異義直以簡編重大是以分之或以上篇論易之大理下篇論易之小理者事必不通何則案上係云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又云藉用白茅无咎皆人言語小事及小慎之行豈為易之大理又下係云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

也豈復易之小事乎

上篇一十二章

諸儒所釋上篇所以分段次下凡有一十二章周氏云天尊地卑為第一章聖人設卦觀象為第二章彖者言乎象者為第三章精氣為物為第四章顯諸仁藏諸用為第五章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為第六章初六藉用白茅為第七章大衍之數為第八章子曰知變化之道為第九章天一地二為第十章是故易有太極為第十一章子曰書不盡言為第十二章馬季長荀爽姚信等又分白茅章後取負且乘更為別

章成十三章案白茅以下歷序諸卦獨分負且乘以為別章義无所取也虞翻分為十一章合大衍之數并知變化之道共為一章案大衍一章總明揲蓍策數及十有八變之事首尾相違其知變化之道已下別明知神及唯幾之事全與大衍章義不類何得合為一章今從先儒以十二章為定

下篇分為九章

此篇章數諸儒不同劉瓛為十二章以對上繫十二章也周氏莊氏並為九章今從九章為說也第一起八卦成列至非曰義第二起古者包犧至盖取諸夬

第三起易者象也至德之盛第四起困于至勿恒凶第五起乾坤其易之門至失得之報第六起易之興至巽以行權第七起易以為書至思過半矣第八起二與四至謂易之道第九起夫乾天下至其辭屈

上繫舉十七卦

聖人逐爻係辭又於上繫舉中孚咸困第十七卦爻辭而備陳之蓋聖人愛人之深也然撮其樞要則不盈數辭極其旨歸則何啻千萬舉論爻而詳言之俾天下後世探端觸類而長也

下繫舉十三卦

言黃帝諸聖人凡所動作皆法乾坤離益十三卦而不及震坎第五卦是特提其要耳舉此則它可知

辨論

卦辭謂之繇辭

卦辭者文王之所作也謂之繇辭抽也言吉凶悔吝各由此生故謂之繇辭也云抽出易中吉凶之事也又云係辭者文王係屬文辭之言於爻卦之下字體從繫者網係也言卦之與爻各有網係也且論伏羲之時道尚質素畫卦重爻足以垂法及乎後代澆漓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為教故更係繫以明之是以

文王知紂不善修德避禍被崇侯之讒囚於羑里遂演六十四卦之辭以明吉凶悔吝之所由來垂戒後人令其不犯矣

爻辭引六人辭

孔子云周公被流言之謗而作爻辭其義與卦義或同或異故三百八十四爻各有辭倣天地陰陽君臣人事萬物變化之理盡矣故卦六爻引六人之辭以明其故以是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詞屈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慚詞也乃亂乃萃疑詞也

上九肥遯吉詞也孚躑躅躁詞也據于石屈詞也

彖統論一卦體

孔子曰彖者統也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卦之名或陳卦之名或陳卦之德或論卦之象故略例曰彖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者也褚氏云彖者斷也莊氏云斷一卦之義各其義也

象總象一卦義

象者孔子所作總象一卦之義謂之大象且萬象之體自然各有形器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也六十四卦說象不同各隨卦以為義也

文言孔子所作

文言者孔子所作以乾坤為易之門户其諸卦及文皆從乾坤而出理義深奥故特作文言以開釋之注云文謂文飾以乾坤之德廣大故文言而華飾之今謂孔子但贊易道申論義理釋二卦經文之言非是華飾文彩也

說卦孔子所作

說卦者孔子所作陳說八卦之德業及變化法象所為也故更備此卦重之由及八卦所為之象故云說卦也先儒以十翼之次乾坤文言在二係之後說卦

之前以彖象附上下經為六卷則上係第七下繫第八文言第九說卦第十今王氏附文言於乾坤二卦之後今代之說隨而講之故說卦為第九也

說卦序卦相次

孔子以文王既繇六十四卦為上下二篇其先後之次其理不見故就上下二經各序其卦相次之義謂之序卦焉周氏就序卦以六門往攝也天道人事相因相反相須相病如乾坤泰次否是天道運轉之數門也如訟必有師師必有比人事門也因小畜故生履因履生遯是相因門也如遯反成壯動竟歸止等

是相反門也如大有須謙蒙稚待養是相須門也如賁飾盡則致剝進極則致傷此相病也韓康伯注云凡序卦所明非易之蘊也蓋因卦之次託以明義今驗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則變覆者表裏視之則成兩卦屯蒙師比訟比是也變者反覆視之唯成一卦則乾坤坎離大過益頤中孚小過是也聖人本定先後若無用孔子序卦之意則不應非覆則變韓康伯所云因卦之次託以明義蓋不虛矣故列諸卦覆變之次於後也此下畫六十四卦衣經次排 正義

序卦非孔子言

十翼非孔子之言不可得而知也其序卦者自韓康伯已明非義之藴而未明其所以非也夫三才交錯萬事紛揉未嘗有獨行而无徒唱之无應者故剛柔相配消長相隨天地陰陽也小大相承強弱相長夫婦父子君臣也善惡相返治亂相易君子小人之分也禍福相生虧盈相旋物理之進退也二二之同出如晝夜之相代寒暑之相從配偶而言之則理愜而易明離合而難舉則混亂而不可放今夫上經之卦乾天坤地故乾對坤屯氣之始家識之始故屯對蒙需和而訟爭故需對訟師憂而對樂比小畜以陰而

制陽履以陰而承陽故小畜對履泰故對否同人明於外大有明於內故同人對大有謙自小而豫自大故謙對豫隨少而為蠱多事故隨對蠱臨下故對觀上噬嗑之明獄對賁之明政剝對復无妄之剛動對大畜之剛止頤養之中對大過之過坎之水對離之火此上經之次也咸之動對常之靜遯之陰長對大壯之陽長晉之明對明夷之暗家人之同而異對睽之異而同蹇難對解通損對益夬之五陽決一陰對遇之一陰對五陽萃以聚而來對升之進而去困在下而塞對井之下而通革之變之用對鼎之變之器

震動皆艮止漸女吉對歸妹女凶豐之附而光對旅之單而隱巽之順對兌之說渙之散對節之收中孚之誠在中對小過之行在外既濟對未濟此下經之次也觀九六奇耦之畫或上相下或相返或相生亦兩之而為比則易卦二二而相從豈不甚明哉序卦之文有義之苟合者有義之不合而強通者豈聖人之言

雜卦雜揉象卦

雜卦者孔子所作次序卦即依文王上下而次之此孔子更以意錯而對辨其次第不與序卦同故韓康

伯云雜卦者雜揉衆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盧氏云雜六十四卦以為義聖人之興因時而作隨其事宜不必皆因襲當有損益此其損益之意也故歸藏名卦卦次亦多異于時王道踳駁聖人之意或欲錯綜以濟之次序卦以雜卦者也

十翼輔翼聖言

先儒所解皆云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邢璹云翼者附翼附翼者如鳥之翼可以冲天孔子作翼輔翼聖言易道大明騰空而踐无所不至故云翼也鳥之有翼能涉於空易之有象

履化育矣群儒所說皆分彖象係辭畫以上下加之
且十翼義無有所出按篆書七字相類或恐誤詳字
體今若口口彖繫上下論之是七翼明矣

雜卦序卦不同

雜卦伏羲六十四卦也序卦文王六十四卦也何謂
也始於乾而終於夬者乾君也剛也夬決也柔也君
之治天下常以剛決柔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伏羲
之法也文王易而次之又有戒焉曰能決小人為旣
濟失決小人為未濟序所以終未濟文王之法也大
哉法乎長君子消小人而已

略例王弼所作

略例者王弼所作也以明彖象爻卦動用變通之理而不犯吉凶之道故略之為例謂之略例也

辨爻辭有同異

卦為時爻為人時有治亂人用不同則卦義爻辭宜各異也否泰相反也或曰拔茅萃謙不同也悉云假廟旅巽之資斧得失損益之朋龜弗違征伐易用於謙離庚甲昌申於蠱巽雲不雨者二月幾望者三利用建侯以比以豫匪寇婚姻于賁于睽用亨何在於岐山歸妹何止於帝乙至于三日七日十年三年遠

遯之彖何明終始之義何取文王之道在小畜文王之志在明夷信然天地雖生萬物大壯之象正大何以見萬物之情

辨彖象有先後

古易之文皆如今乾卦之文古易以叙其理甚明王弼承其師之說而亂之何則卦畫伏羲而重文王爻辭者文王之文彖象者孔子之文文王於孔子以分則君以道則先達豈可以孔子之文而加文王之上則文之先彖理之必然也象者統論一卦之體而象則畫其意故彖之先象亦理之必然也孔子以文王

之辭奥而難明秘而不示故作彖象明大易之旨以詔後學王弼取其文而學之兼以小象配於逐爻之下蓋意欲省其文以使童習不知害大義然乾卦之文獨存於首者亦欲留一卦全文以示後學也故於乾之小象又改為子曰者亦使後人知夫象者孔子所為也以乾象為子曰則知係辭之子曰皆經師授孔子之說授門人弟也

四象之義有二

一者謂兩儀所生之四象二者謂易有四象所以示之四象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所以兼天五之變化

上下交易四象備具成數而後能生八卦矣于是乎坎離震兌居四象之正位不言五象者以五無定位舉其四則五可知斯兩儀所生之四象也係辭云吉凶者失得之象一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二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三也剛柔者晝夜之象四也且孔氏疏云象之與辭相對之物辭既爻卦之下辭象謂爻卦之象也又上句云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下句云係辭焉所以告也詳其吉凶悔吝變化剛柔四者之象既係辭所陳則與爻卦正協其義也

九六之義有二

栁宗元與劉禹錫論易書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行得此説異孔穎達以為新奇不知一行承韓氏注乾策二百一十六日乾一爻三十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二百四十四日坤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也老陰數六也二者皆變周易以變者占何畢子董子不視其書而妄口承之君子之學將必有異也必有究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正也

辨小衍與大衍

小衍數也生五行者也凡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一與地六生水地二與天七生火天三與地八生木地四與天九生金天五與地十生土是謂五行在天成象曰五星在地成形曰五行在人為用曰五材禹用之為九功箕用之為九疇雄用之為九測皆自大衍啟之大衍之數凡易之數始奇於一始偶於二小奇為五小偶為十大奇為二十五大偶為五十小奇之何謂者也始奇之上五之是以五也小偶之何謂者始偶之上二五之是以十也大奇之何謂者也小

奇之上五五之是以二十五也大偶之上十五之是以三十也三偶三奇然後成於大衍虛一焉存本也用行而虛其本生生不絕也聖人有用必藏何也无跡也行皆用也成天下之務者也虛皆藏也藏其成務之機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神道設教乎是以虛一也大哉一乎有為之母也在時為造化之母在人為經綸之母夫天地之造化聖賢之經綸无本可乎有大矣既用也非藏可乎是有跡也聖人不使有跡既顯諸仁必藏諸用既以此洗心必退藏於密既用之則行將舍之則藏皆晦跡存本之義

辨河圖與洛書

且易太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言近於神怪先儒自是肆為誕慢之說鄭康成據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龍圖發洛龜書感河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何嘗言龜龍之兆又何嘗言九篇六篇乎鄭氏緯讖之蔽何獨此也劉歆則曰河圖則八卦是也又或曰河圖九宮洛書五行巧者往往為圖以示人曰河圖之數九洛書之數十河圖為生數洛書為成數陋學相仍妖惑偽妄良可歎也此死他見夫子有聖人

則河圖洛書之言又箕子有天錫禹洪範九疇之文拘辭失理乃至於此既曰聖人作易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由神蓍而得八卦耳何待河圖而後畫卦乎設河圖不出則八卦旡由畫也其謂伏羲畫卦本於河圖則夫子但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可矣乃兼洛書而並則之何哉既曰則圖書以作易則是伏羲之時圖書並著矣何待大禹治水之後而後天錫以洛書乎若以洛書出於伏羲之時人不能知必待大禹而後序之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乃如何人皆

不知洛書必待禹而後知之乎審此可知其妄不知
夫子箕子之言有旨也伏羲之前未有文籍伏羲覩
河圖之瑞以為天下不可以無文於是因神蓍而畫
八卦書契始行乎天下以此見謂聖人則之者特因
圖書之有文始作易以明道爾何嘗依其數而畫卦
耶若書謂天錫禹洪範九疇亦何嘗有物以予之乎
天錫禹九疇必於禹治水有功之後也何嘗以洛書
與禹乎是皆世儒不究理之所在好為奇巧之說也
近世歐陽子厭世俗傳會之說則以河圖洛書顧命
與魯論皆明言之不可以為无有明矣若易大傳非

聖人之言又誰能為是言耶歐陽子排妖怪之說是矣而又矯枉太過也

易大象稱君子

象之辭凡稱君子者稱先王者七稱大人者一稱上者一稱后者二稱君子者自天子至士皆可行之先王者取法於前代者也大人者蓋有聖人之德業其內効備見於反下者也上者凡在人上一國一家皆可言也后者天子諸侯而已此五者取人於大象立言之不一也

論易

聖人作易之意

聖人作易究象數之原達陰陽之機監休咎之兆需瑞應之期四者未具不輕作也天之生物多矣惟蓍龜為至靈昭衆數於虛一之宗洞萬象於卜人之際不曰神物可乎聖人於是則之故六爻包象數之妙所謂究象數之原此也天陽而煕地陰而凝中有五行之流轉四序之推遷風雷電之騰薄皆變化也聖人於是効之故六爻藏變化之用所謂達陰陽之機者此也日月有常度而不免薄蝕之過星辰有常次而不免凌歷之愆吉凶之象蓋昭昭矣聖人於是象

之故六爻寓吉凶之幾所謂監休咎之兆者也河出圖圖九宮也洛出書書九疇也皆自然之瑞應也聖人於是則之故六爻備九宮九疇之義所謂需瑞應之期者此也聖人取象數於蓍龜觀變化於天地又考吉凶之象於天其作易也可矣而必待圖書之出者然則易之作者聖人固不苟其亦天意乎 忠愍云

辨論作易是非

昔王續作負苓傳者戴薛收之言曰伏羲畫八卦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為文王病書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伏羲氏之未畫八卦也三

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以為伏羲氏泄道之寂漏神之機為始兆亂者吁可怪也易之作救亂而作也聖人不得已也亂有深淺故文有繁省亂萌於伏羲故八卦已矣漸于文王故六十四巳矣極于天地故極其辭而後能止伏羲後有神農黃帝少昊顓帝高辛唐虞禹湯皆聖人也豈獨不能係易之一辭无以亂救也文王豈獨能過是九聖人亂不可救也作易非以為巧救亂也文王夫子非以衒辭明易也易不作天下至今亂不止文王夫子無述易矣今不明辭收負荅者不達易

深矣徂徠文

聖道得易而尊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者為禮之明而為易之幽也民之初無貴賤尊畀長幼不耕不蚕而聖人為之使貴役賤尊役畀長役幼蚕而衣耕而食牽天下而勞之天下之民亦遂肯弃象而即勞欣戴以為君師而遵其法制者禮使然也然而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道之廢而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為文通陰陽之變以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辭探之茫

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以尊然易者豈聖人務為新奇秘怪以夸後世耶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无以施其數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卜者聽於天而人不預焉筮者決之天營之人也

論易本利天下

世之學者不能知易之本遺人事而泥天道其畢者入於象數高者不入於名理自焦延壽京房毛爽祖孝孫之徒為六日七分之說日辰之支幹律呂之清濁風雨寒暑節氣之候與天文歷法以為皆從易而

生故術者咸自託于易五行家曰我之說出於易也太一家曰我之術出於易也律家云然歷家亦云然而已而三同方伎卜指占筮之流莫不持籌衍圖指畫天地自以為知易意者借聖人以為髙祈世又之常疑其妄而尊巳之學也晩有韓康伯頗號知易至於聖人之精義又往往溺於名理趣向大與佛老相類故仲長子光嘗稱老易夫象數之與名理固易之自出然而本非聖人所以教世者故不言人事而言天道者謂之伎術非聖人之徒也自周秦間以易為卜筮之一法及秦焚書始皇李斯不知卦爻有仁義

之說獨得不火後學墜易之旨不能究極人事放其言於惝恍冥迷之外夫是非定於目前而難以眩者人事也易偽而不可若者天道也高者入於象數畢者入於名理夫聖人立易豈止作空器與後世為占法而已將以利天下也卦之不同一卦之體當一世之事爻之不同一爻之體當一人之事位之不同一位之體當一位之事處治處禮宜進宜退處晦處明宜剛宜柔處上處下宜為宜否偶其時會其事曲折萬變聖人有術必處之故出入於天地之間私不能誘禍不能淫惡不能垢譽不能驕小之以治身大之

以治天下斯則聖人有用而為之矣因人以及三才可也 淇水文

易之生生不窮

大易既判萬象乃滋奠之為天地運之為四時昭之為日月尊之為富貴體之為聖人神而藏之為蓍龜夫揭衆妙於太虛敷萬形於厚載仰觀俯察上下同流法象莫大於是故曰莫大乎天地春至矣夏仍之即華而秀秋至矣冬仍之即歛而冥一化无際萬古不停故曰莫大乎四時凝至精以幹陰陽之機闡妙用以周晝夜之度飛光馳耀宇宙生白垂象著明故

曰莫大於日月天地也四時也日月也道之在天者也一墮域中必有其位富貴其位也必有其人聖人者其人也又以資之神物蓍龜其神物也惟富可以致大利惟貴可以操至權富貴也者聖人所以行道之器也而可少乎而可弗尚乎故曰崇高莫大富貴也

易有聖人道四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効之天垂象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廣贊乎易之所稽也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

卜筮者尚其占廣明乎易之所用也稽之不止於四象用之不止於四通各舉其端已矣不須著也惟旡著者可以極乎易之稽而至乎易之用

楊雄太元擬易

子雲之作太元非本易之道特因易緯卦氣六日七分之說巫史傳會之學非聖人之意也使子雲首為卦氣之說已非夫子所謂當期之日之旨矧又襲前人之誤說架屋於屋上鑿池於池中愈不可矣卦氣起於中孚為冬至之節又當坎之初六旡理也彼已無理太元配之以中豈理也哉卦氣

以屯直小寒又屬坎之九二而元配以閑卦氣以升直大寒又當坎之九三而元配之以干豈有理乎卦氣以小過當立春吾不知何義元亦配以差卦氣以漸當驚蟄吾又不知何義元亦配以銳元之每首非死說也強且鑿非理之自然使以直小寒之卦而直大寒以直大寒之卦而直立春更相移易強以為說又何不可凡元八十一首皆法卦氣之次序而推易之以名八十一首不可以當六十四卦於是又以二首而配一卦七百二十九贊不可以當一歲於是又增以踦嬴易緯以卦爻當

期之日巳牽強不可也元又以首贊求合卦氣愈牽強不可也太元之作既本易緯以當期之日又本太初歷而論星度此皆非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旨區區以三摹比四象以首比象以贊比文以測比象以元文比文言以攡瑩棿圖比係辭以元數比說卦以元衡比序卦以元錯比雜卦凡易之所有元皆有之凡易之語言元皆倣之故元之擬易似矣而寔大不似也易名卦之義非取於象則取於畫如賾中有物則曰噬嗑以木巽水而上水則謂之井若是者皆取名於象今元則以闕配噬

嗑以法配井不知子雲名闔名法取何義乎如剛浸長則為二陽之臨以剛在下臨之也柔浸長則為二陰之遯以陰用事陽畏之而遯也若是者皆取名於畫今元則以狩配臨以逃與唐配遯不知名狩名逃取何義乎旣无所取義而推倣象訓釋強為之名易名革元即名更易名鼎元即名竈使易名與元必名頤易名弓元必名賴易名極元必名至若是則庸人孺子皆能命元之名配易之義何必述作者哉且以強辟配乾而文在地以馴配坤而反在人元何自戾也易六爻上下无常錯雜

為六十四卦凡一爻之動成一卦其吉凶悔吝皆自乎爻之動聖人因其動之當否而言吉凶何嘗容心於其間又六爻之義或一爻為之主或二爻為之主或又不然其變動无窮吉凶元定隨卦取義无非自然而然今元則其首四重下列九贊首與贊異行而不相涉當晝則吉當夜則凶別無異義嗚呼子雲之學勤亦至矣措其不深於易故為是附會之書知道者必不與也

王通讚序卦雜卦

又中子讚易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

矣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夫與幾者以其知至也存義者以其知終也鄭揚庭策關曰與者與此卦之幾也存者存與機之義也雜卦者伏羲六十四理也序卦者文王六十四用也用之有流戒之以守非亞聖孰能與此屯次乾坤數變而長子經綸也需明蒙之待也訟示需而失位也師戒所訟之甚者此術之相生達者可與其趨時之機也比樂時師憂仰而觀之比也俯而視之師也比以陽居君位上下親之所以樂也師以陽居臣位上下歸之所以憂也陽德一也文位殊也憂樂所以差也臨觀之義

或與或求仰而觀之觀也俯而視之臨也臨以二陽上長陰所以與也觀以二陽上處陰自然求也此可與存義者舉是四者餘可知矣

穎達不正康伯

孔穎達嘗撰周易正義與馬嘉運趙乾協蘇德詳等參詳以行于世觀其發明三聖之旨通貫萬化之蘊亦深于易然于下係云案諸儒象卦制器皆取卦爻象之體今康伯直取卦名制器按上係云制器尚其象則取象不取名也韓氏乃取名不取象今既遵韓氏依此釋之甚哉穎達失聖人之道也夫洪生碩儒

為注疏以啟導後而使其歸趨今韓氏既失於取象之義而已為正義不為剖析是非又從而蹈其失夫琢木為耜揉木為耒蓋取諸益益者震下而巽上震陽木動也巽陰木可揉也琢揉為耒耜之象其動在下耕田之象也而韓氏乃謂制器置豐以益方物何哉又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蓋取諸渙者坎下而巽上坎水巽風也風行於上而乘木有功故為舟楫之象也而韓氏乃謂乘班以散動者何哉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蓋取諸小過小過者艮下而震上艮山也震木也山止於下木動於上杵臼之象也而韓氏乃謂以

小物濟用何哉

九經疑難卷二

九經疑難卷之三

尚書

尚書名義有三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尚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施機鈐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上書也推此三説其義不同 劉子

元史通

尚書為體不一

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于臣下故其所載之書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專陳喪禮茲亦為例之不一也 劉子元史通

孔安國論六體

孔安國序書以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為六體典即堯典舜典謨即大禹謨皐陶謨訓即伊訓高宗之訓誥即湯誥大誥誓即甘誓湯誓命即畢命顧命之等是也 孔穎達疏

温公曰帝降為王德散為業其事煩其政察其言致詳典謨不足盡之矣槩不出乎尊德樂道求賢助治也言欲其詳盡也則順理而教之以有訓焉所以言之易行也事欲其周知也則明言而諭之以有誥焉所以使之不疑也誓師以討有罪命人以彰有德是以伊尹之於太甲或訓之以辛乃祖以訓之師古則顯而易遵也訓以祇厥身以事之在我近而易知也祖乙之訓高宗或訓以正厥事所以使之修其在已則事之易行也訓以欽其民所以使之无忽則事之易見也召公作旅獒訓成

王愼德之事周公作无逸訓成王勤政之方至上之誠有不至則上有以誥于下仲虺湯誥之告萬方大誥之告多方也下之情有不達則下有以誥于上仲虺之告湯祖伊之告受也盤庚洛誥以告遷都酒誥以告无彛酒此告其事也康誥梓材以告康叔此告其人也多方多士康王之誥此告諸侯也召公君奭臣下相告也若夫國有大事以起軍旅訓誥不用而誓戒行焉啟戰有扈湯戰條野武三戰牧野此誓之野也魯宅曲阜而誓於費秦遇而誓於秦此誓之國也胤后討羲和用上伐下

故易為征此即其事也武王伐紂傾時否也故謂之秦此因其時也人君受命於天人臣受命於君有德可尊則爵命之高宗命傅說穆王命伯景此命有德也有功可記則祿命之平王命文侯此命有功也成王命畢公以周公之事此以道命之也穆王命君牙以司徒之職此以事命之也命微子以承商祀以世不可絕也命蔡仲以繼蔡叔以親不可弛也然成王之治其典尤備於周官三代非无常道也箕子所陳其謨尤詳於洪範三代非无成謀也然以訓誥誓命為主也唐虞之際德全事

簡君臣賡歌旡非訓也巡狩四方旡非誥也會師
征苗旡非誓也九官在位旡非命也以典謨為主
故也

孔穎達論十體

說者以書體例有十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四
者并之則十矣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
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
二篇典也大禹謨皋陶謨三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
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二篇湯誓牧誓費誓
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

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訓也說命三篇

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

命也允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各隨事而言

孔穎達堯典疏

餘篇不入十例

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

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

誥何也取其從而立功非但錄其誥高宗肜日與訓

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

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

也金縢自為一體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命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旣旡體例隨便為文 孔穎達疏

益稷禹貢洪範疑於謨不可言謨高宗肜日旅獒西伯戡黎旡逸疑於訓不可言訓梓材盤庚多方微子疑於誥不可言誥嗣征疑於誓不可言誓君陳君牙呂刑疑於命不可言命聖人之言未嘗不寓於微妙之意然大倫大法則不過訓誥誓命而

已訓行於上君臣之道正誥行于下上下之志通
誓則士卒知畏命則臣下知禀然谷梁曰誓誥不
及五帝王制曰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
民始疑此徒知為言之異不知先王所以赴時
存書五十八篇
虞書五夏書四商書十七周書三十二
亡書三十二篇
虞書亡十一夏書亡五商書亡七周書亡九
百篇次序異同
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

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肆拾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所奏别錄為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孔疏

孔氏所傳古文

檢古本并石經直言堯典兂古文尚書以孔從錄書

仍號古文故後人因而題之於此以別伏生所出大小夏侯及歐陽所傳為今文

伏生所傳今文

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三家所傳及後漢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穎達疏

古今傳授不同

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刪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為百篇編而序之遭秦滅學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

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寛寛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

依古人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无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内史梅賾始

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門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此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正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无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子壁中書之殘闕者故附尚書之末 隋經籍志

孔安國取共王所得書參授伏生二十九篇通五十八篇承詔作傳會巫蠱不行惟自傳於子孫劉歆之說云安國授兒寬寬授膠東庸生晉鄭冲得其業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賾

遭亂失其書歷代寖傳後侍中紀瞻傳得其書大興初始中獻之元帝案今文孔所傳者膠東生賈逵馬融劉歆等蓋其書散逸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

諸儒傳授異同

案壁內所得孔為傳者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允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

九蔡叔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无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為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鄭元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

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偽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歷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

口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
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
流為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四誓
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
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
杜預皆不見也鄭元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
麓佛迷又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允征云允
征臣名又注禹貢引允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又
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
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

適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元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尚書亡逸並與

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為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賢腸曰憂賢陽劓則劓刻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鄭注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俊傳膠東庸生生傳清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惲傳河南桑欽至

後漢初衛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无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絶无傳者至晉世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始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眞又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

末范甯為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為孔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然孔注之後歷及後漢之末无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 孔穎達疏

大意不離乎中

古者左史記書右史記動書者記言動之史自唐迄周更千餘年聖賢之作其流風善政可傳于後世者具載于百篇之書今其存者五十九篇孑切以一言

蔽之曰中而已堯之咨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以命禹三聖相授蓋一道也貴為天子而以天下與人窮為匹夫而受人以天下其相與授受之際豈不重哉仲虺稱湯曰建中于民箕子為陳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然帝之為帝王之為王率此道也然亦貴乎時中也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而不為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而不為貪為臣而放其君非簒也為弟而誅其兄非逆也書之大倫大要不越是數者聖人安為之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是故堯典之書為遜舜而作名典言大常也苟當其可雖

以天下與人猶以為常後世昧執中之權而不知時措之宜故徇名失實而為之噲之遜白公之爭自取滅亡者有之矣或臨之以兵而為忠不忍而為仁皆失是也 楊中立文

書序孔子所作

序鄭元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義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為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或否无義□也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无逸不序所由直云咎單作明居

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无逸六十三序者若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十一篇共序其咸又四篇同序其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肆命徂后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釐沃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者二十三篇通明居无逸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 孔穎達疏

虞書

堯典

堯典曷謂虞書

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未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元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元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無尚書之題也 孔穎達疏

鄭康成曰舜之美事在堯孔穎達曰舜史所錄因曰虞書夫堯典皆述堯行事又若因舊史孔子何用刪乎二說未是夫虞書者仲尼刪定之筆也若關雎文王之詩係之周公鵲巢先王之詩係之召

公虎牢非鄭邑追而係之鄭以成晉志彭城已非宋地追而係之宋以抑楚之泰也仲尼言聖人授受之心杜百代纂爭之亂以成堯之遜也堯之遜非受終於文祖之日必先一其天下歸舜之心爾其序有將遜于位作堯典也荀卿曰天下厭然與鄉无異以堯繼堯何變之有韓文公曰舜如堯堯如舜柳子厚曰堯自忘也舜自係也皆迹此而言之耳楊繒云

舜典

舜典曷為而作

虞舜所居側陋身又微賤堯聞之有聰明聖德將使之繼巳帝位歷試於諸所難為之事史述其事故作

舜典　正義

舜典何以言虞書而堯典何以不言唐書聞之詩曰堯在位堯之書未作堯禪舜舜然後有堯之書舜在位舜之書未作舜禪禹然後有舜典之書大抵其書皆出於後世故堯雖在唐而堯則曰虞書至舜典而下當出夏時乃曰虞書非史氏之舊也孔子序正之也春秋之君臣引大禹皐陶謨益稷之言見於左氏傳者皆曰夏書此史氏之舊書也

孔子序舜典而下謂十有五篇之書皆舜一代之制作欲因其舊而為夏書則時事有出於商史者遽曰商書則商時事有出於周史者遽曰周書如此則名代遷易而言不順矣乎故孔子正舜典而下十五篇題以虞書也然則既正舜典為虞書曷不正堯典曰唐書乎蓋堯舜二帝常相終始堯典載舜有鰥在下之言舜典亦言堯聞之聰明相為終始若出一體故孔子因其舊曰虞書可以无嫌也一因一革聖人無容心焉順乎自然而已矣

梅賾奏續舜典

元帝時豫章内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中亡中
口亡一篇乃取王肅注堯典慎徽五典下分為舜典
口一篇以續之

九共九篇亡書

古文共與丘相近故誤傳為共耳即八索九丘按小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 止 槀飫汨作之篇言帝釐下土與工致治之道及九丘者乃方設居方别生分類也九州殊土異俗各因其性順其舊而教之每州一篇也幽與冀類營與盍類人物與舊故不言十二而言九也 劉敞云

大禹謨

三謨何不稱典

序曰少昊顓帝高辛唐虞之書言常道也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大禹皐陶謨益稷之屬亦應稱典所以別立名者何也蓋典者帝者之常道謨者人臣之嘉言二典所載皆堯舜所行之事可以為萬世法者也至於禹皐陶益稷所載皆一時廟堂之上至誠相與獻替之嘉言比於帝者之制固不侔矣以其所主者在言皆稱謨而不稱典也疏氏以為主論帝德則以典為名其臣下所為隨義立稱得之矣

温公曰堯舜之聖其性至仁其道孝悌聰明之德
蘊於內温恭之行形於外然猶急於親賢樂於聞
善命四岳任百揆立九官咨十二牧而後富民有
政導民有教治民有五刑防民有禮樂以成常行
之道而書謂之典時也禹稷皐益之徒得君之尊
行政之久發忠嘉之論盡為臣之道修六府和三
事而地平天成之謀成焉去姦宄服蠻□而明刑
弼教之謀成焉陳舜之事瞽叟贊禹之修六德而
班師振旅之謀成焉播奏艱食懋遷有无而粒食
乂邦之謀成焉大禹所陳者功也皐陶所陳者言

也功施于一時萬世所賴言合于一時萬世所師此謂之謨焉典者君道之盡謨者臣道之盡盡君臣之道所以能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也

禹謨先序皋陶

皋陶為帝舜陳其謀禹為帝舜陳已成所治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史錄其辭作大禹皋陶二篇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也篇先大禹序先言皋陶者皋陶之篇皋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皋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皋陶其此篇以功大為先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陳因皋陶之言而

禹論益稷在皋陶謨後故後其篇 正義

禹謨何獨稱大

餘文單稱禹而此獨加大者故解之禹與皋陶同為舜謀而禹功實大禹與皋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異於皋陶於此獨加大字與皋陶並言故也 正義

禹謨不謂夏書

皋陶邁種德地平天成戒之用休與其殺不辜左傳皆引為夏書蓋書之舊從大禹謨而下及仲尼刪之思正萬世之法故定禹貢為夏書見禹得天下非受命於神宗之日本於治水之功萬世賴其利而天下

知之歸禹之心一焉孔安國謂禹之王以是功者得之
皐陶邁種德德乃降乃虞書之辭莊六年引之以
為夏書以左氏之富而艷其言浩博非常人所及
不應以虞書為夏書特附會之誤爾杜氏不知出
此乃因陋就寡指皐陶邁種德德乃降為逸書豈
不悖哉且誤引篇目不獨左氏為然以禮經考之
乃舉咸有一德為尹誥舉君牙為君雅其誤益甚
矣而鄭氏之注皆為發明而是正之其過於預遠
矣然則左氏之誤非左氏之罪也杜預之罪也

皐陶謨

皐陶為帝舜謀

孔安國以此篇惟與禹言嫌其不對帝舜故言為帝舜謀將言為帝舜謀故又訓謨為謀以詳其文 正義

益稷

益稷昌不言謨

益稷亦大禹所謀不言謨者禹謀言及益稷非是益稷為謀不得言益稷謨也其篇雖有夔曰夔言樂和本非謀慮不得謂之夔謨 正義

觀篇次始終文勢本無益稷之一篇後儒為之爾其文義相連皆帝與禹皐陶之言而不見有益稷

所謨之言也雖下文有曁益曁稷之文亦非常之與言益稷為之謨乃禹稱此二篇爾以是知其舊無有也往往出於後儒以篇次之長而又泥曁益曁稷之文分而目之以益稷也

夏書

禹貢

貢法是禹所制

禹以貢法故以禹貢名篇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為貢也正義

禹貢惟言地理

孔子觀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則删為百篇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　劉子元史通

辨禹貢為夏書

此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得王天下以是治之功故以為夏書之首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錄此六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内蓋舊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不

可知也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為理足而略之也

甘誓

夏啟親征有扈

夏王啟之時諸侯有扈氏叛王命率衆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啟啟與戰于甘地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戒之史叙其事作甘誓 正義

五子之歌

相顧從輕至甚

史述作歌之由先叙失國之事其一曰以下乃是歌辭此五子作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而辭相連接自為終始初言皇祖有訓未必則指怨太康必是五子之歌相顧從輕至甚其一其二蓋是昆弟之次或是作歌之次不可知也　正義

不言弟而言子

直言五子不知謂誰故言啟之五子太康之弟叙怨作歌不言五弟而言五子者以其述祖之訓故繫父以言之　正義

胤征

命胤侯征羲和

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今乃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不以所掌為意允國之侯受王命往征之史叙其事作允征正義

胤征繼夏書後

甘誓顯帝王始變也五子之歌明夏道不繼也胤征示夏王之跡熄也其猶商之後次於西伯戡黎乎商王之跡熄也周書之後次于秦穆之誓乎周王之跡熄也秦穆周之異姓也西伯商之異姓也胤侯夏之

異姓也本支不繼則異姓出異姓出本支絕也故夏至嗣侯之征之後無書商至戡黎之後無書周至秦誓之後無書示其本支當繼不可使異姓出而絕之鑒戒哉

商書

湯誓

記誓不言誓處

此經皆誓之辭也甘誓泰誓牧誓發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序以經文不具故備言之也

伊尹相湯伐桀

叙湯放桀也雖曰義曰權曰救民之塗炭其如桀君也湯臣也聖人大戒後世以臣伐君自此始矣於是求其所以立教之旨然湯聖人也固不可首其惡也已矣伊尹賢也可屈之以伸教焉故書曰伊尹相湯伐桀示移伐君之誚於伊尹也以正萬世君臣之大義焉至於武王則不復云

高定七歲讀湯誓問父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為非道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郢不能對

仲虺之誥

仲虺勸湯之辭

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已慙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下之事自簡賢輔勢至言足聽聞說湯在桀時怖懼之事自惟王弗邇聲色至厥惟舊哉言湯有德行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擢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為惡 正義

湯誥

歸亳告示天下

湯既黜夏王之命復歸于亳以代家大義誥示天下史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作仲虺之下 正義

伊訓

辨論太甲元年

成湯既沒其歲卽太甲元年伊尹以太甲承湯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 正義

伊訓稱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則太甲繼湯而卽位明矣司馬遷何以謂外丙仲壬之而後有太甲謹

按孟子嘗曰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而繼之以太甲則是外丙仲壬立而後有太甲信矣伊訓所稱蓋特序一篇之意以太甲之立而不能思昔成湯之德而顛覆其典刑故序以為成湯既沒太甲元年者其意端有在也然則遷之所載與書序不同者信史當以世次為先後程正叔曰湯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太甲得立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故伊尹立之非謂六年之後太甲方立

太甲

論伊尹放太甲

太甲既立為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宮使之思過三年復歸於亳都以其能改前過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戒之史敘其事作太甲三篇案經三篇是放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歸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總三篇也 正義

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舜放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者天子居

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政不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事冢宰猶尚咨稟此則全不知政故為放也

咸有一德

戒太甲善用臣

太甲既歸于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戒之經稱尹躬及湯有一德言已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伊尹放太

甲又迎而復之是伊尹有純一之德已為太甲所言是已君臣純一欲令太甲法之正義

盤庚

盤庚何不言誥

按春秋左氏傳哀公十一年載五子胥引盤庚云盤庚之誥今以書考之上篇則稱王播告之修中篇則稱誕告用亶其有衆下篇則稱告爾百姓於朕志三篇皆誥辭也命篇不以告之為稱目者王肅謂取其徙而立功故但以盤庚名篇意在斯矣

予讀盤庚三篇周公之誥如在宗廟武庫中觀古

器物莊不之識如登太行之崎嶇劒閣之道羊腸
九折之險一步一止而九嘆息如□□□窮荒
萬里之人聽華人之言累數十譯僅乃通未嘗不
廢書而驚曰古先王之聖人欺予哉後世之搢紳
先生老於文學者考釋訓詁役馳精誠歷數十年
至於白首沒齒有不能知之當時人之號召告令
於一日之間何自而知之當時學士大夫借曰知
之可也田夫野叟閭巷之徒何自而知之切意三
代之民家家業儒人人有士君子之識所謂道德
仁義之意性命之説典誥之文一聞見而盡識之

非上之人好為聱牙強倔難入之言以驚拂之也

所習素曉也

說命

史分序為三篇

此三篇上篇言夢說始求得而命之中篇說總百官戒王為政下篇王欲師說而學說報王為學之有益王又厲說以伊尹之功相對以成章史分序以為三篇也 正義

疑書出漢之後

說命之書疑出於漢之後也觀孟子舉書曰若藥弗

瞑眩厥疾弗瘳今以說命觀之辭皆然也而趙岐於注乃云書逸篇趙岐猶以說命之書為逸篇則出於漢之後可知

高祖肜日

祖已道義訓王

高宗祭其太祖成湯於肜祭之日有飛雉來升祭之鼎耳而雊鳴其臣祖已以為王有失德而致此祥遂以道義訓王勸王改脩德政史叙其事作高宗肜日

高宗之訓二篇 正義

名高宗之訓所以訓高宗也此二篇俱是祖已之

言並是訓王之事經云乃訓于王此篇亦是訓也諫與訓事異分為二篇摽此為發言之端故以彤日為名下篇總諫王之故名之訓終始互相明也四命相后孔歷其名於伊訓之下別為之傳此高宗之訓因序為傳不重出名者此以訓王事同因解文便作傳不為例也正義

西伯戡黎

周人克黎見惡

文王功業稍高王兆浦着殷之朝廷之臣始畏惡周家所以畏惡之者以周人伐而勝黎邑者也殷臣祖

伊見周克黎國之易恐其終必伐殷奔走告受言殷將滅史敘其事作西伯戡黎 正義

微子

微子不言作誥

紂既暴虐無道錯亂天命其兄微子知紂必亡以作言誥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史敘其事而作此篇也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可知而省文也 正義

周書

泰誓

漢時有偽泰誓

尚書遭秦火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无泰誓矣後得偽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鵰王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无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

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
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
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
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今文泰誓皆
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
多弗復悉記略舉三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
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
漢書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
者八百諸侯偽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
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

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永集注尚書於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不知永何由為此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為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為周書此非辭也彼偽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代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即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為篇名 正義

陸德明釋文曰宣帝太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行之

牧誓

與受戰於牧野

武王以兵戎之車三百兩虎賁之士三百人與受戰於商郊牧地之野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衆史叙其事 正義

武成

疑其理信其文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 此疑其理也 孔穎達曰此篇叙多事而王言少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

不信其文也王介甫云武成一篇讀之不成文疑於征伐商與底商之罪至天下大定疑當相次天下大定至其承厥志一簡一次在前底商之罪至天下大定一簡誤在後耳然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余嘗尤諸儒之改經尤而効之教乎哉

疑武成之誤者古今之常說也孔穎達曰此篇序事多而王言少其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無作善蓋當有其辭今無其語是言尚未訖簡編斷絕自漢以來豈惟穎達疑之近世王氏程氏之徒莫不疑之卒無定論嗚呼書之不幸出於口授

壁藏孔安國定其可知者五十有九篇曰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然則五十九篇旣定之後豈無錯繆也哉盖亦有之矣夔曰於予擊石拊石之辭只合在益稷之末而重出於舜典命官之際康誥之書周公作誥以封康叔而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此文皆錯亂失次也若夫武成之書則似顛倒錯亂然深究其旨實未甞錯誤也蓋古書之體自不同仲虺之誥全載仲虺之言湯誥全載湯之命伊尹全載伊尹之語至如太甲盤庚之類皆出一人之旨此其大凡也若堯典則雜記堯

用人之言至於稱堯之德與乃命羲和以下蓋史官之辭舜典並是史官述舜之為政及命官事禹貢顧命等並史官記當時之制此又自一體也其可以一槩觀也武王伐紂五書大誓三篇牧誓一篇皆全載武王誓衆之辭史官無加焉此則仲虺之誥湯誥伊訓體也惟武成不然武成者武王伐紂之功已承失其政事之書皆史官記武王征伐及其歸周所行之事此則堯典舜典顧命之書體同孔氏乃疑其序事多而王言少體裁異於餘篇又當如是之疑也且據左氏死作神羞以下皆有

其辭此獨無文何拘之甚邪至王氏則離析其章句以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下即繼以乃反商政夫經上言先王之勤勞文王之未集大統武王方承厥志繼以底商之罪此其辭理甚順若其承厥志以下不言伐商罪遽謂反商政則其語無論之甚學者惟患武成之失次及其離而讀之反以無倫可乎然則諸儒所以疑之者何說以所記之日有差故也一日癸巳武王自周伐商不當以繼以四月哉生明既曰既生魄為四月之十六日不當繼以既戊午反是正月之二十八日既先偃武修文

不宜始記禱神與受會于牧野既云祀于周廟命庶邦冢君不宜始記式商容閭散財發粟所以謂顛倒斷絕也予謂不然武成一書惟知古人作書之體者乃知其無誤也武王既勝商歸豐史官雜記其事首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此則記其始往伐商之時也繼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以下此則記其克商還周之時也既述其往又記其歸此其記事之總目也即載其命冢君百官之辭告皇天后土所過山川之言至旡作神羞述

武王往伐之時有此言爾述武王之言已盡乃曰既戊午師逾孟津此史官卒言其勝商之事爾至下封墓式閭散財發粟皆謂天下已定行之雖若不相倫續蓋相雜記其政事無害作書之體也以此見既生魄乃序其歸周之後既戊午重述其伐商之時不得以戊午繼四月生魄為疑也學者反復深思之理可見也或曰孟子之於武成固盡信之矣豈得無所疑乎曰孟子時疑其仁人伐罪不至於流血漂杵爾孟子雖疑其理之或非未嘗疑其文之錯誤後人疑武成當如孟子而後為知書

也

洪範

箕疇不陳于商

書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内之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見其用于夷者明其心在晉也故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夫文之始事商也欲致紂為晉之主而已為康治之侯被錫馬繁庶以盡臣之大節繼箕子者明其有文王之心也紂終不明是以蒞衆用晦而已烏得而見哉若夫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一與地

六生水地二與天七生火天三與地八生木地四與天九生金天五與地十生土是謂五行類而章之止于九以盡天地大法聖人事業也蘊于商而陳于周罪紂而賢武也

蘇氏闢漢儒失

洪範之源出于天畀之禹禹傳之箕子箕子死後世有孔安國為之注劉向父子為之傳孔頴達為之疏是一聖五賢之心未始不欲人君審其法從其道矣禹與箕子之言經也幽微宏深不可以俄而曉者經之常也然而所審當得其統所從當得其端是故宜

責孔劄輩今求之於其所謂注與傳與䟽者而不獲故明其統舉其端而欲人君審從之易也夫致治總乎大法立大法本乎五行理五行資乎五事正五事賴乎皇極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儻終身驗於氣則於始常道之次靡有不焉然則含羅者其統也裁節者其端也執其端而御其統古之聖人正如是耳今夫皇極之建也貌必恭恭作肅言必從從作乂視必明明作哲聽必聰聰作謀思必睿睿作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雨暘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若夫皇極之不建也貌

不恭厥咎狂言不從厥咎僭視不明厥咎豫聽不聰厥咎急思不睿厥咎蒙如此則五行失其性雨暘燠寒風皆常而六極應矣歆曲之惑始於福極分應五事遂強為之説故其失寖廣而有五焉今其傳以極之惡福之悠好德歸諸貌極之憂福之康寧歸諸言極之疾福之壽歸諸視極之貧福之富歸諸聽極之凶短折福之考終命歸諸思所謂福止此而已所謂極則未盡其弱焉遂曲引皇極以足之重皇極非五事匹其不建之咎止一極之弱哉其失一也且逆而極順而福傳之例也至皇之不極則其極既弱矣吾

不識皇之極則天將以何福應之哉若五福皆應則皇之不極惡憂疾貧凶短折曷不偕應哉此乃自廢其例其失二也箕謂咎曰狂僭豫急蒙而已罰曰雨暘燠寒風而已今傳又增咎以眊增罰以陰此其攗聖人之言以就固謬況眊與蒙兎異而陰可兼之而別名之得乎其失三也經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天而五事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逆順必視五事之得失使吾為傳必以五事先五行借如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則木不曲直厥罰常雨其餘亦如之察劉之心非不欲耳蓋五行盡於思

凡以則皇極茍如庶驗增之則雖舂惷亦悺駭焉故離五行五事而為解以蔽其釁其失四也傳之於木其說以為貌矣乃火土金水則思言視聽殊不及焉自相駁亂其失五也夫九疇之於五行可以條而入者惟一箕子陳之蓋有深旨矣五事一也庶驗一也驗之肅乂哲謀聖一出於五事推之貌言視聽必一出於五行此理之自然可不條而入之乎其他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其大歸雖越於五行五事非可條而入之者也條而入之非理之自然政其傳必鉤牽板援文致而強附之然後可以僅知此極之所以應

此事者立言如此其亦勞矣若是則劉氏之傳惑且強得矣噫傳之法二劉唱之班固志之後之史志五行者孰不師而効之世之讀者又孰不從而然之是以膠為一論莫有考政吾得無言哉 蘇文

漢儒災異之學何其戾經為道惑人之甚也夫子作春秋記時之災異未嘗言其應者以天道之難言也漢儒何言之異乎董仲舒則守公羊之陋劉向則本谷梁之拘至其子歆又主左氏之妄以三家之說分配洪範五行之災異而京房眭孟夏侯勝谷永之徒又從而翼之悲夫漢儒之說勝則春

秋始暗昧洪範九疇復斁矣劉氏之傳曰田獵之
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農民□時則木不曲直引
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氷為證劉向以陰氣
脅木為僑如公子偃之應歆以為上陽施不下通
下陰施不上達或又以為魯侯執辱之異又以為
甲兵之象吾不知何者可信又曰弃法律逐功臣
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引春秋威十四年
八月御廩災為證向則曰夫人有淫行也歆則曰
弃法度亡禮之應也仲舒則曰君臣俱惰也吾又
不知何從若是之類皆妄相牽合戾經反道甚矣

此兂足論也又以木不曲直則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能常之則其福為攸好德五行皆然是以五事上配五行下配五福六極六極不能當於庶證又有厥咎耗厥罰常陰之說此又惑也夫箕子之言九疇自五行至五福六極固不能兂先後緩急之序首以五行者以天生五材闕一不可一日而無五行則人不能以自生何暇論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以至五福六極乎故曰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言九疇始於五行五行本於水水性失則五行

汨亂五行之性失則九疇無序矣謂九疇以五行為重可也而謂九疇皆配合於五行則非也九疇之相配惟五事庶證而已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此以人時上應天時經則明言之矣其他皆無相配之理也五行之於五事亦自不相涉況及其他乎先儒以貌配木以言配金以視配火以聽配水以思配土漢儒之說配也非箕子意也若出箕子之意則五行必先木以當貌次金以當言次火次水次土以當視聽思又必如是證有肅乂謀哲聖之言五行乃先水

次火次木次金次土殊不與五事同序又凢肅乂
哲謀聖之言必欲配之者强配之也曾不思箕疇
次八曰念用庶證謂之庶證則直為五事之證驗
與他疇不同也若夫五行自五行八政自八政五紀自五
紀三德自三德稽疑自稽疑何證驗之有乎苟以
五行皇極五福六極皆合於五事則八政五紀三
德稽疑亦可强合之乎知彼之不可而惟此之求
戾箕子之意明矣近世蘇子知劉氏之失立論以
非之是矣而其自為說則又以理五行資五事正
五事賴於皇極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撿節五

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此亦不可也五行之用特於九疇何以能含羅九疇乎五事之在人旡與於五行何以能檢御五行乎皇極之道凡天下事皆欲歸之八政三德之類亦然言惟裁節五事而已哉乃欲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以五十治百未見其可也且謂皇極之建凡九疇皆序亦可矣若皇極之不建吾不知木何以不曲直金何以不從革土何以不稼穡至於六極之中生而抱病謂之疾狀貌醜陋謂之惡勢力孤寡謂之弱此皆出於天命非人所為也今以皇極不建五

事不當五行不順乃使人疾使人惡使人弱者有是理乎故夫蘇子之論正與五行傳辨而未免五行傳之惑也誠使劉氏之傳舉而焚之不為後儒惑則九疇之義昭昭矣

旅獒

召公因此陳戒

西方之戎有國名旅者遣獻其大犬其名曰獒於是太保召公因陳戒史叙其事正義

本朝孝宗皇帝淳熙八年臨軒策士書旅獒以賜焉聖意深遠矣

金縢

叙周公之請命

趙商問鄭元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為元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義子不忍嘿爾視其口歔歸其命於天中心則然欲為之請命若君父之病不與請命其孝忠之心也然命有定分非可代也周公為此者自申臣子之心耳

大誥

周公攝政東征

武王既崩管叔蔡叔與紂子武庚三人監殷民者又及淮夷共叛周公相成王攝政將欲東征黜退殷君武庚之命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正義

微子之命

命微子代商後

成王既黜殷君之命殺武庚乃命微子啓代武庚爲殷後爲書命之正義

康誥酒誥梓材

周公因事分戒

成王既伐叛人三監之管叔蔡叔等以殷餘民國康

叔為衛侯周公以王命戒之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也其酒誥梓材亦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誥戒以德刑又以化紂嗜酒故次以酒誥卒若梓人之治材為器為善政以結之正義

康誥簡編脫誤

康誥者成王既伐管蔡之後乃以商之餘民封康叔則知康叔封於黜商之後考洛誥云朕復子明辟則知洛邑作於復辟之時相距五載今觀康誥之序云乃云作新大邑於東國洛與封叔之意不續蓋此篇之序即洛誥之序也經秦火之餘簡編脫蠹序書訛

舛可知矣

召誥洛誥

欲居洛邑為都

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為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庶殷大作之時乃以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為戒　正義

告以居洛之義

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

之書孔安國注

多士

以王命誥衆士

成周之邑旣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无知謂之頑民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誥此衆士言其須遷之意正義

無逸

此以所戒名篇

成王始初即政周公恐其逸豫故戒之使无逸即以

所戒名篇正義

唐宋璟寫无逸為圖　本朝仁宗命書无逸于屏

間皆此意也

君奭

六臣不及傅說

君奭解召公疑周公也六臣不及傅說者舉自古佐少主之類決召疑也當是時嗣君尚幼且不主事二叔流言四國已惑同志並立召公一人而已尚且不悅為周公者謂之奈何故曰成湯則有伊尹太甲有阿衡太戊時有伊陟臣扈祖乙有若巫賢武丁有若

甘盤皆解召疑也如傳說者非輔少主之類故曰余舊學于甘盤

君奭之書學者惟見序有召公不說之言者有汝有合哉之語則皆以為召公疑周公召公聖人之徒也不疑周公於四國流言之際而疑周公於復辟之後有是理耶司馬遷作史記燕世家且曰成王幼周公攝政因踐祚召公疑之乃作君奭此尤繆也君奭書乃周公復辟之後二公為師保之時何得云亦乎夫召公之不疑周公漢儒或能言之矣然其自為說則又未得也孔穎達曰周公既攝

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是以召公不悅周公之留也王氏曰習文武至治之後則難為繼成王非有過人之聰明則易以壞以易壞之資任難繼之時此召公於親政之始有不悅也蘇氏曰伊尹既復政而告歸周公不歸故也如王氏之說則是召公以成王聰明不足難與有為豈聖賢之意乎如孔氏蘇氏之說則是周公不知以禮進退反使召公欲其告歸又且不免聖賢之有疑也予皆謂不然熟讀君奭一書旡召公憂成王難與共治之事亦旡召公欲周公告去之意然則召公之不悅者非

為周公也自有所不悅也夫召公自有之所不悅何也召公相文武成王三世矣至成王能自為政召公之年已老矣而復尊以師保之任方功成身退之時而加以莫重之寄雖成王之所眷注周室之所倚賴爵位日隆任責日重非召公所樂也況召公已封於燕身留相周而不得優游於國不悅之旨蓋為此爾是以周公勤勤作書以留之蓋不以寵利居成功者人臣去就之節忘身徇國愛君不忍去者大臣始終之義召公之欲告老雖得去就之節未可以為忘身徇君之義此君奭之書所

為作也始則曰周雖受天命而天命不可知昔者商有天下賢臣若伊尹伊陟巫咸之徒皆終始盡忠不去王室故謂之率維玆有陳保乂有商是以商多歷年所也至周文武之時虢叔閎夭之徒既昭文王於前又昭武王於後亦如商之世臣也今予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之時不可以位尊責重不樂留此而異前世之臣也故曰苟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謂老成之德若不降意少留則不能致鳳鳥之瑞矣既又告之曰前人命汝作民極使汝明勉偶王汝其敢忘之乎及其終又曰惟

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言汝獨知民德不可徒盡臣節於初而不能成其終宜敬汝之治職而後可也深致一篇之義無非周公以大義留召公釋其不悅之意欲與同濟成王也周公自以為成文王之功于不息雖海隅出日之地皆率俾之豈容召公告去乎觀此則君奭之書為留召公而作非召公不悅周公可知矣知此理則一篇之義昭然矣若謂召公以周公當去職則苟造德不降之言乃謂周公自謂也可乎至於命汝作民極惟其終之言何謂耶故曰召公

自有所不說爾非周公也其後周公沒召公相成王至康王即位當為太保承介圭以授王則召公終老於王室雖有燕之封而終不得就國與周公之魯同也豈非以周公之旨不可忘耶嗚呼深味君奭之書大臣愛君之義盡矣

蔡仲之命

封蔡仲為國君

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公囚之郭鄰至死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仲踐諸侯之位封為國君以策書命之 正義

多方

稱王命告天下

成王歸自伐奄在宗周鎬京諸侯以王征還皆來朝
集周公稱王命以禍福咸告天下諸侯 正義

立政

左右最須得人

周公既為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王
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卿
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綴衣之人謂掌衣服者虎賁
以武力事王者此等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既

歷言此官復言而歎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 正義

周官

周家用人之法

成王即政之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暇得以立官之意號令群臣今既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誥群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 正義

顧命

顧命都陳喪禮

孔子觀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則刪為百篇故

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 劉子元史通

康王之誥

古文合於顧命

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為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 正義

畢命

康王命作冊畢

康王命史官作冊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民之居里令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境史敘其事作畢命 正義

君牙景命呂刑

辨韓愈譏穆王

夫子定書自成康之後獨存穆王作君牙伯景呂刑三書使後世觀書知其用人與其訓刑之際如是明審可知穆王之為人不墜文武成康之風烈矣及觀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乃曰偃王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時周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

得八龍騎之西巡宴王母之瑤池歌瑤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辨者無所資至咸賓祭於徐贄五帛死生之物于徐庭者三十六國穆王聞之懼命造父御長驅而歸伐徐偃王北走嗚呼如退之之說則夫子所書穆王之書可以廢而無傳究其所以乃退之恃才矜博輕信異端詭說厚誣穆王也夫乘八駿觴王母出於列禦寇謂西極之化人請穆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上乎中天旣而王說不恤國事肆意遠遊乃至巨蒐氏之國又升崑崙之邱以至于瑤池此特禦寇假托謬悠之言以神神仙

之術與謂黃帝不親政事夢想華胥之事同莊列寓言大槩詭恠如此後左氏不之察乃因其說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迹焉妄者又作穆天子傳以廣孟浪之說此退之所為據也夫以列子謂穆王好神仙不恤國事為可信則謂黃帝不親政事亦可信耶以穆王宴瑤池為可信則黃帝至華胥亦可信也退之名為信吾道排異端者也而又溺於異端不已陋乎且其言謂偃王能行仁義愈非也周室在上偃王誠知仁義者豈敢斷諸侯之爭辨受三十六國玉帛之贄乎信

一遷怪之說而戾夫定書之旨立徐偃之偽名誣周王以大惡退之一碑之失百世不能贖也今觀穆王三書其命君牙為大司徒則自謂守文武成康之遺緒其心憂危若蹈虎尾涉春氷必賴股肱心膂為之翼也其命伯景為太僕正則自謂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至有僕臣諛厥后自聖之言非惟見其任君牙伯冏之得人且知其飭躬畏咎也其命呂侯以刑也則歷告以謹刑罰恤非辜雖當耆年而其心未嘗不在民反謂之意不在天下何耶使穆王作二書皆無實之言所任之人

亦不當則夫子不取之也夫子存其書則君牙伯冏呂侯非妄人穆王非不恤國事之主明矣當是之時君臣如此而徐子僭王已謬矧又受諸侯之享乎今之世儒有讀命伯景為大僕正者則曰穆王好馬故也讀呂刑王享國百年耄荒則曰王老而荒怠故好游也蓋列子之說傳為左氏以及於韓子信韓子之說必至於此也據書曰王享國百年耄言時已老矣年雖老而猶荒度作呂刑以詰四方正見王之不怠也荒度之義與荒度土功同若果既耋且荒何暇訓夏贖刑乎予病世人毀訾

失寔不得不為之辨

文侯之命

平王命晉文侯

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 孔安國注

費誓

見周王之迹熄

文侯之命明周道不繼也猶商之有伊訓乎猶夏之有五子歌乎東遷之始命也黍離東遷之後詩也止於文侯之命顯平王無可紀也降黍離之詩夷平王

為諸侯也言諸侯有善亦可記故以費誓鑒之若曰平雖為侯亦死善紀夷之死間也故費誓見周王之迹熄也周有子孫豈容費出哉故曰王者迹熄也周本也魯支也秦異也本不繼則支繼之支不繼則異繼之異姓出本與支俱絕也本古之王子也後之帝子也支古之同姓也後之宗室也異古之庶姓也後之權臣也亦如後世未有帝子則留心宗室不可使權臣出也噫漢也唐也能鑒于此曹也朱也又何出耶

費誓列帝王之書名位之不正也譏魯不當用天

子禮樂云爾禮樂者天子所以尊也而援諸臣適
啟其僭也唐髙郢魯議論之悉也魯父母之國不
當名譏之故備書其事於詩書春秋俾後賢自白
其宜與否也其在詩則偏魯頌於周頌商頌之中
篇首必曰頌某公頌某事異於它頌者蓋稱頌者
不宜頌也如春秋傳所謂立者不宜立也作者不
宜作者之類爾民生於不足也郊祭禮之本也舞
與頌樂之文也而皆僭焉成王啟之也因而僭天
子之號令其過大哉誓者天子出師之號令也

秦誓

見周衰而秦僭

平王而下誥命絶久矣周之號令不行於天下名位存而已秦穆公西夷之國也乃能悔過誓衆作秦誓焉是三代之誥誓王朝所以令天下之文周不能有之而秦僭焉夫吳楚僭稱王徒切其名號爾不過榮於外焉春秋尚□□□之況秦穆公遂切為帝王誥誓之文其志可量哉聖人見其微則防其著思其漸則憂其大履霜之不禁堅冰不期也濫觴之不支襄陵難過矣設因有明王復興悟孔子之戒消堅氷於履霜堪襄陵於濫觴防微不至於著杜漸不及於大

立制度以誅僭竊後世安有稽首歸秦者哉故曰有傷焉有戒哉

世儒疑秦魯之誓僖公之頌論其德則非聖人言其位則非天子此世儒不得不疑然聖人之心是亦無可疑也而疑之者過耳夫聖人之刪詩書將以垂法於後世所以垂於後世者莫若立言之深切著明苟其言之善足以為法於人則位雖卑德雖薄何害其言之善乎苟其言之不善且或无言可錄則雖桀紂之位貴為天子子弓之賢亞於聖人不間有言可法於後世然則詩書之所錄何必

待其德與位哉昔秦穆公不用蹇叔之言一戰於殽而敗績歸而有悔過自新之意魯伯禽卒三郊三遂之兵征伐徐夷有藩屏王室尊事天子之心魯僖公復周家之宇修姜嫄之廟大泮宮之制養四種之馬而又君臣相得以至時和年豐當時賢臣作為歌詩以頌其德是皆有美言善道可為後世之法列之詩書之末不亦宜乎至若宋之頌乃商家祭祀宗廟之樂歌耳正考甫得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至孔子編詩之時所存者五篇而已非宋公之頌也又何足置疑於間哉

總論

辨論三墳五典

辨論八索九邱

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三墳言大道也疏墳大也以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左氏疏賈逵云三墳三皇之書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三禮之為人防爾雅云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書序少昊顓頊高心唐虞之書謂五典言常道也言帝王之道可以百世常行

故曰言常道也賈逵云五帝之典延篤言張平子云五帝之常道馬融說五行也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於其義也疏論八卦事義之說者其書謂之八索孔子贊易道以黜八索賈逵云八索三王之法延篤言張平子云八索周禮八議云刑索空空設之馬融云八卦書序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疏其論九州之事所有志記者其書謂之九邱以邱聚也義如邱邱山故為聚左氏或謂之九區域義亦通也孔子述職方以徐九邱賈逵云九邱九州

七國之戒延篤言張平子云九邱周禮之九刑邱空也亦空設之馬融云九邱九州之數也昭十二年楚左倚相趨過靈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疏云此諸家言者各以意言皆無正驗杜預所不信故云皆古書名春官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鄭元參注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若堯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之書之文字得能讀之疏廷叔堅馬季長所說不同惟孔安國書序解三墳五典與鄭同尚

書序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辨論典謨誓命

帝之書曰典臣曰謨正也王之書曰誓臣曰命變也正以首之變以次之明變前之正也典常也謨明也事不常則誓之期衆信也臣不明則命之期勉衷也堯舜二典百代君之首也皐稷二謨百代臣之首也皆正書也其猶易之有乾坤乎乾坤正易也甘誓顯帝正始變也以其父受舜禪不典而誓乎湯誓繼夏之變也以其去舜未遠而可復乎泰誓明繼商之變也以其父僭舜而子繼湯乎其猶易之有屯而下乎

屯而下變易也然二帝君臣之用至三代俱變乎三代君臣之用視二帝不復乎時

何周無宣王書

書亡宣王之書猶詩亡穆王之詩也宣在詩而為中興穆在書而為中興何謂也書自秦誓而下武王治時之政也詩自關雎而下凡有四始者文王造治之法也武王治時之政至昭王以來衰矣由穆王復之書存君牙景命者罪昭王也文王造治之法至厲以來衰矣由宣復之詩存六月采芑車攻者罪厲王也故宣也法而穆也政幾幾乎文也武

也嗚呼三代王政由穆而後不繼矣三代王政由
宣而後不繼矣誰躋乎漢也鑒漢者雖百世可知
也

書大旨在時中

虞夏商周之書不知幾千萬言今欲撮其總要而求
聖人用心之指歸是果何在乎余將一言以斷之曰
時中而已夫當其可之謂時是道也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之所以為天下國家而孔孟之所以修身行已
也唐虞以時中而揖遜故三聖授受而天下不疑湯
武以時中而征伐故桀紂放弒而天下不怒堯舜之

與賢時中也夏禹之與子時中也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仁之時中也辟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此周公之時中也孔孟得此書之旨故孔子之時中見於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之時而孟子之時中見於或召而不見或千里而見或去或不去或受或不受之時夫聖人傳心之法本無二道當其時之可要之不失吾中道而已

九經疑難卷三

毛詩

疑詩起自大庭

鄭康成疑大庭軒轅有詩大庭有鼓籥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至周尚用雲明其音聲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絃絃之歌即是詩也但事不經見故總為疑辭彼舜典命樂已道歌詩經典言詩无先此者然亦謂今誦美譏過之詩也舜取於堯堯已用詩矣故六藝論亡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謂造今詩之初非謳歌之初謳歌之初則疑其起自大庭之時

孔子刪詩去取

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餘篇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也

歐陽氏曰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衆之徒皆以遷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尋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

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詩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

孔子刪詩次序

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季札觀樂於魯次序如此）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

先以周召之風以起其業次以邶鄘衛國之風以

著其鑒又次以王風以伸其誠若曰從此不能正必繼商而亡也先之以正小雅以見自微而勤勞次之以變小雅以見其怠情而不德若曰先王勤勞如此而後王不為何也先之以正大雅以見其盛次之以變大雅以見其衰若曰先王之業如此而後王喪敗之何也先之以周頌以見其治平次之以魯頌以見王無可頌而諸侯妄作又次以商頌以見諸侯妄作不已周室將復為商若曰上有明王諸侯安得而盛政不行而王猶不能奮諸侯盛而王不能警胡不觀商之先功德基業如何今

而為亡國也一經之體如是而已亦猶蕩一篇之體本剌周室之壞而正言商惡末言鑒夏后之世以三代之興衰反覆而為諷豈非聖人之意欲扶持全安後世之君申重而不已而丁寧不厭哉

論詩大序小序

程氏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户也或問詩如何學曰只於大序中求又曰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又曰詩小序要之皆得大意只後之觀詩者亦添入

詩三百十一篇世傳以為子夏作序梁統作集文選直著夏商之名且子夏授經於聖人之門宜其發明之百无一謬今且以大序契之乃有大不然者關雎鵲巢之所述一本耳何以為后妃何以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耳何以為王者何以為諸侯又况變風變雅本以類詩人之旨使其果子夏所作豈如是之誕耶盖自漢以來詩合為四故為訓為傳為雜記者紛紛出焉齊魯韓三國各皆有詩中興之後毛氏之學獨盛衛宏從謝曼卿昭昭學者故為毛詩之序范蔚宗稱得風雅之旨

而魏鄭公隋書亦紀其有潤色之功此無可難者況自毛公傳詩以來鄭氏為之箋解多從詩序之意則詩序者訓詁之學而講師之語如宏之類者其必然矣彼孔穎達不究大意謂鄭氏不曰序而曰譜者所以避子夏之序可謂不知本矣是宜韓退之歐陽修相繼著書以明之也

論作詩有六義

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程氏曰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一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又曰

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也

賦比興者風雅頌以為用風雅頌者比賦興以為體葛覃者后妃之立本賦於載馳者夫人之自傷或陳古以刺今或言古以風朝此風之所以賦也關雎況后妃習禮鵲巢況夫人累功柏舟言仁人之任非所宜風雨以君子思不改其度此風之所以為比也莊姜之傷已則以燕燕之不如衛女之思歸則託泉水以自見瞻彼淇奥況武公之德浸潤而流行刺于菀柳見幽公之淫游蕩无度此風之所以為興也或言文王受命或言武王繼伐或

言成王守成或刺幽厲失傳或美宣王中興此雅之所為賦也鹿鳴況君臣燕樂伐木況朋友相須而成相彼角弓刺兄弟之不令弁彼鸒斯見夫子之不若此雅之所以為比也不能爵命諸侯則瞻彼洛矣以見其斯不能疆理天下則信彼南山以著其信傷萬物之失性思不忘於魚藻謂祭祀之不享刺有激於楚茨此雅之所以為興也清廟之祀文王那之祀成湯春夏所穀秋冬修報此頌之為賦也天作高山見先王之開基振鷺于飛況賓客之助祭此頌之所以為比也歌采芹采藻采茆

者見禮教之加深歌秉壯秉駒者秉黃者見君臣之有道此頌之所以為興也

論風雅頌三體

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无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

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鄭氏詩譜序文武時詩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聖人刪詩謂之風謂之雅謂之頌者此直古人作詩之體爾何嘗有天子諸侯之辨耶今人作詩有律有古有歌有行體制不同而名亦異古詩亦然

謂之風者出於風俗之語大槩小夫賤隷婦人女子之言淺近易見也謂之雅者則非淺近易見其辭典麗純厚故也謂之頌者則直讚其上之功德爾三者體裁不同是以其名異也今觀風之詩大率三章四章一章之中大率四句其辭俱重複相類既曰參差荇菜左右採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又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既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惟葉萋萋又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惟葉莫莫樛木三章四十有八字惟八字不同甚者殷其雷三章七十二字惟六字不同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北門三章俱言之朞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三章皆言之凡風之體皆言重辭複淺易如此若夫雅則不然其言典則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道之盖士君子為之也然雅有小大小雅之詩固已典正非風之體然語間有重複雅則雅矣猶其小者爾曰小雅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於渾厚大醇也至於大雅則渾厚大醇矣其篇有十六章章有十二句者比之小雅俞以典則非深於道者不能言也風與大雅小雅皆道人君政之得失有美

有刺曰頌則无有諷刺惟以鋪張勲德爾學者試以風之詩與雅之詩詳觀之然後知聖人辨小大之意以風雅之詩與頌之詩詳觀之然後知四者之體各不同矣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聖人未反魯之時雖古詩之多風雅頌皆混殽无別待聖人而後各得其所學者可无思乎彼序詩者不知此理乃以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政有小大故有小雅有大雅頌則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其言皆惑既以風為諸侯又以周南為王者之風后妃之德何耶借

謂文王在當時猶為諸侯故得謂之風而豳詩乃成王之時周公之事亦列於風豈當時亦未為王乎故謂黍離降而豳詩亦降矣觀此言風之謬可知既以小雅蓼蕭為澤及四海以湛露為燕諸侯六月采芑以為北伐南征王者之政孰有大於此又以小雅為政之小何耶吾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於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於鹿鳴觀此言之雅之謬可知頌者謂其稱君之功德則是矣何必告神明乎豈不告神明則不得為頌也哉既以敬之為戒成王小毖為求助與夫振鷺臣工閔予

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觀此言頌之旨又不通矣今田夫里婦皆能言卿士之歌此即古風之遺體也唐人作平淮夷頌漢人作聖主得賢臣頌之類此即古之雅頌遺體也何用他說乎

論風雅有正變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正諸侯无正風王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旣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正經述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旣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

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惟周頌爾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功德非以成功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爾又與商頌異也

漢儒序詩不特言二南與風頌雅之失又有謬者風一也而云有正有變雅一也而云有正有變二南之詩則為正風十二國風則為變風文武成王之時則為正雅幽厲則為變雅有是理乎有是理

聖人必言之矣蓋不知風雅乃古詩之體或美或刺辭有美惡體則一而已以二南皆文王之詩故不得不以為正風謂二南之風美詩多而他國風刺詩多則是矣謂風有正變則妄也旣謂之變風是无復美詩也又以淇澳美衛武公緇衣美鄭武公小戎美秦襄公之類皆稱其功德何也且謂變風變雅之作由禮義廢政教失作者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若衛武公鄭武公之德豈亦政教禮義之廢失人倫廢刑政苛者乎讀淇澳緇衣之詩人愛之譽之如彼乃與墻有茨南山行如禽獸者

同謂之變風善惡果有辨乎既以政之小者為小雅政之大者為大雅正而雅又有變則是小雅政失之小者大雅政失之大者今其序以小雅刺詩為刺幽王大雅刺厲王也犬戎之禍西周以亡幽王之失尤為小乎惟其有正變之陋說是以其詩雖刺而必以為美如野有死麕何彼穠矣皆以為文王詩是也其詩雖美而必以為刺如楚茨信南山之類皆以為思古是也詩人若傷今而思古必先言古之美以證今之失今觀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桑扈等詩惟述年谷豐盛祭祀受

福人愛君子之辭無一言不美無一事譏時何傷今思古之有蓋詩不幸繼鼓鍾之後以鼓鍾為刺幽王故此詩亦例為刺也彼其背理叛經如此學者謹守其說而不悟不若不學之為愈也程元嘗問文中子曰豳風何也曰變風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疑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鄭氏以自六月下至何草不黃五十有八詩皆為小雅之變自民勞下至召旻十有三詩為大雅之變夫成王賢主周公聖臣宣王中興之功震赫今古其詩反謂之變風變雅則其正者又誰當

之鄭氏不足道以王通之才惑於詩序其言之謬如此詩又豈復存乎

論大小雅正變

譜曰大雅起文王至文王有聲據隆盛而推厚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魚麗先文以治內後武以治外二雅逆順之次拯聖賢之情著天道之助矣又大雅生民至卷阿小雅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周公成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曰變雅

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也

李氏曰小雅則主一事而言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鹿鳴之燕嘉賓四牡之勞使臣皇皇者華之遣使臣是主一事而言之也至於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文王之詩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之詩言文王有明德之類

詩之章句音韻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其輯之辭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格

孔氏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為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為一言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也秦漢以來眾儒各為訓詁乃有句稱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已（後漢祭祀志東平王蒼議詩傳曰頌者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也商頌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

協爾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不以為
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
實乜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即將助句之字
以當聲韻者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邪旣亟
只且之類是也

詩之訓詁傳授

詩者所以導達心靈歌詠情志者也故曰在心為志
發言為詩上古人淳俗樸情志未惑其後君尊於上
臣卑於下面稱為諂目諫為謗故誦美譏惡以諷刺
之初但歌詠而已後之君子因被管絃以存勸戒夏

殷已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孔子刪詩上采商下取魯凡三百篇至秦獨以為諷誦不滅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終于後漢三家並立漢初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為毛詩古學而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海衛

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
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
鄭元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
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隋志
程氏曰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大毛公解經
雖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槩然爾

總論詩有四始

詩之四始正詩也正詩謂文王也關雎為風之始正
風也其文王治家之法乎故始關雎而終乎麟之趾
振振公子公姓公族也鹿鳴為小雅之始正小雅也

其文王治官之法乎故始于嘉賓而終乎育材也文王為大雅之始正大雅也其文王治民之法乎故始于受命而終于求賢也清廟頌之始正頌也其文王治神之法乎故始于祀文而終于祀岳也變我文王治家之法者其邶乎鄘乎衛乎平乎鄭乎齊乎魏乎唐乎秦乎陳乎檜乎曹乎故邶而下皆變風也變我文王治官治民之法者其厲乎幽乎故厲幽之雅變雅也變我文王治神之法者其商乎故商人之頌變頌也勉哉復我文王治家之法者其惟周乎故周公之風復風也豳而下皆復也復我文王治官治民之

法者其惟宣王乎故宣王之雅復雅也六月而下皆
復也復我文王治神之法其惟僖乎故僖公之頌復
頌也泮水而下皆復也正以首之變以次之明變前
之正也復以終之明復其變而歸于正也
為風者不為小雅為小雅者不為大雅為大雅者
不為頌學者以為章句之短長與夫美刺之義不
甚相絕而分別若此或曰太師分之或曰孔子分
之皆未為知詩夫詩者古之樂曲可以歌可以被
于金石鍾鼓之節其聲之曲折其氣之高下詩人
作之始固已為風為雅為頌風之聲不可入雅雅

之聲不可入頌不待太師與孔子而後分也太師知其聲孔子知其義爾猶今之樂曲有小有大聲之不同辭之不相入亦作者為之後來不能易也孔子未刪之前世未嘗惑於四始何哉古樂存而詩之聲可知也樂云然後學者惑詩矣周官大司樂之職已嘗謂之六詩風雅頌乃在音比興賦乃在體季札觀樂於夫子之前已有國風雅頌之名于時諸侯賦詩者以相樂者未嘗敢歌大雅亦謂之僭則古樂未亡之時詩已班然而有次第豈孔子與太師強分耶至孔子之時新詩復出而變古

詩復雜而亂多者刪之亂者正之爾夫民能有喜怨而不能為詩時之賢者斷以禮義而作以著民之性情故政令所及則喜怨之聲生喜怨之聲生則風雅為之作政令之所及者近而民聲狹其詩之體也必小其聲必為風作之錄之者不能張而為雅也政令所及者遠而民聲廣其詩之體也必大其聲必為雅作之錄之者不能麼而為風也故雖文王之德才及周召二國而未及於天下詩人無自而為雅二南是也及其盛也爵雖諸侯而功德如天子四方之民莫敢歌舞之詩人亦無自而

為風文王正雅是也此正風正雅之體所以異也幽厲雖無道政令猶可及天下其惡足以動四方之怨故其詩未為王風而尚為變雅平王止能號令畿內民而四方之民幾不知有王者故其詩不能為雅而為王風此變風變雅之體所以異也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列國之君得以恣睢橫行而魯輒為頌此周魯之頌所以異也故王者之業因正風正雅而後能至於頌頌亡而後至於變雅變雅又息而王復為風而諸侯敢為頌周有風魯有頌春秋之作興衰治亂如循環焉正風正雅王者

積功累德始起之迹也頌功德結於民王業之成也大小雅今王可叛而先王之德未可忘先王之基業未可傾也王風名為王而實加諸侯也淇水文

總論詩有五際

五際之說有二以經為說者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緯為說曰卯酉午戌亥緯之說不出于聖非愚所能知經之說聖人意也人倫之大本也君臣莫大於義父子莫大於親兄弟莫大於愛夫婦莫大於正朋友莫大於信順之為治逆之為亂詩之作所以著逆順治亂然也鹿鳴作則君臣和樂而心盡烝民

作則君臣信任而功見犨兮作則君臣唱和無政桑扈作則君臣禮義無文南陔作則父子之養可戒浞岵作則父子之恩可感猗嗟作則父子之道乖葛藟作則父子之恩亡棠棣作則兄弟急難不可失角弓作則兄弟友睦不可遠將仲子叔于田作則兄弟之制不可不思關雎鵲巢作則夫婦德化行桃夭標有梅作則夫婦時得中谷有蓷作則夫婦薄雄雉作則夫婦曠伐木作則朋友契厚而士成谷風作則朋友絶望而釁生槩是迹之逆順治亂可見矣順而治則美逆而亂則刺刺之美之以正一時教萬世也所以

達性情明禮義也或曰五際之說不原於經特緯可見緯為經皆作耳彼緯以午刻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而辰在天門為出入聽候之際亦示陰陽盛衰而合乎政事者也故康成作論以天保祈父大明采芑言精微翼奉上疏以十月之交明災異蓋詩之緼也反無取乎曰愚之所取者聖人之意也本人事而著世教不窮天引神而為說今緯之說果本人事而著為世教乎茍不本人事而著為世教非聖意明矣蓋好恠者為之也故康成惟蔽於異不為醇學若翼奉邪術之士又焉知經哉於四始在經為國風

雅頌在緯為金木水火今學者之於詩皆知風雅頌為四始之正何必置疑於五際

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鄭康成作六藝論引泛歷樞有午亥之際夘酉之際夘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又為天門主十月之交是為五際

論詩發乎情性

手舞足蹈之音作用之光祖宗垂風聲勞歌怨誹之音作用之審吏理察教化四海雖大羣生雖廣猶人之和氣息乎踵達乎顱流乎足猶草木之豐澤漸乎

根窮乎抄被干枝葉上下無滯氣內外無遁情仲尼採詩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去非如諸經或葺或因也

論詩止於禮義

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今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爾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於忠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

忘君也歟 蘊文

詩有不合聖人

古詩得聖人道多矣有不合聖人者孔子於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而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孔子豈毀詩者耶言之有不便義之有不盡耳學者豈於執詩而盡信乎

王逢原云

禮記引詩之異

祭義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此幽王小宛之詩而云文王者記斷章取義記陳文王之德以刺

幽王亦得為文王之詩 孔疏

詩正經不言美

詩風雅正經皆不言美甘棠美召伯者二南文王之風唯不言美文王耳召伯臣子故何以言美也芣苢言后妃之美謂說后妃之美行非美后妃也皇矣言美周不斥文王也至於變者美刺則各於其時

頌聲變風所止

自成王大平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頌聲止也陳靈公淫亂之後其惡不可復言故變風息也班固云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此之謂也

他諸侯無變風

鄭譜云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不承天子之風今弃其詩□□亡也其餘六蓼之屬旣㴞險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不列

詩無小大風頌

風述諸侯之政非無小大但化止一國不足別分頌則功成乃作歸美報政神皆大事無復別體

大小雅用於樂

譜曰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享賓

或上取燕或下就向者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
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
侯同天子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
樂此其大略

正風

釋文曰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周南 召南說附

明道程氏曰周南召南如乾坤

二南之詩所作

鄭谷張逸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率己受命

是受命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武王采得之時二公已有爵王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何彼穠矣二篇乃武王時武王伐紂乃封太公於齊令周召為二伯而何彼穠矣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召伯召公為伯之後故知在武王時也

二南之詩謂之周南召南者此盖古人採詩於周之南得之則為周南採詩於召之南得之則為召南周召皆周地也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西南有召城古以周召二公分主而地立東西諸侯

於地得其詩故以為名二南之義蓋出於此彼敘詩者乃以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係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係之召公謬妄之甚也既以二南係之二公則遂以其詩皆為文王之詩見關雎葛覃婦人之詩則遂以他詩皆本之婦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則為王者在召南則為諸侯大姒一人在周南則以為后妃在召南則以為夫人豈夫子正名意乎以二南之詩歸之后妃夫人既無理其間大可怪者如小星之詩云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夫肅肅宵征者遠行不息也夙夜在公

者勤勞王事也詩此語多矣抱衾與裯而夜往皆
不憚勞逸之意豈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實命不猶
此無疑其為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曰夫人
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
能盡其心矣不知進御於君何用肅肅宵征夙夜
在公為哉又何用抱衾與裯而往乎注云諸妾夜
行抱被與床帳待進御之次序疏云雖君所有衾
裯亦當抱衾裯而往學經者不知理乃至於此豈
不貽有識之笑汝墳曰既見君子不我遐弃殷其
雷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皆其室家思見君子之

辭而云勉以正勸以義吾未見其旨也旣曰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兔罝之武夫皆好德漢上之游女不可求又安得強暴之男侵陵貞女而致行露之訟又安得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如野有死麕之辭謂文王太姒之化只及夫人不及男子已非也矧婦人果皆正潔則亦如漢上游女不可犯安有無感我帨無使尨也吠之語序於此為說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委曲諱譏亦已勞矣予謂不然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時而東周亦與焉與十二國風無

以異也何以辨之據何彼襛矣之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于齊此乃威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為平正之王齊如齊一之侯與書言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明指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云東宮之妹邢侯之姨頌魯僖公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雍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

肅雍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肅雍乎是譏之也今其序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變白為黑於理安乎觀此一篇正義則二南之詩與夫三百五篇壞於詩序暗昧磨滅理義始盡矣夫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歟今人為周南召南而反面墻可不哀哉或曰何彼襛矣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王黍離而列之此乎曰為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於召南所得之詩而列之於東周此不可也

二南正家之道

程氏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天下為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行俗之成至如麟趾騶虞乃其應也

周南曷不在雅

文王始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正諸侯之大者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為作風故不在雅

關雎

論序詩人異同

詩序獨關雎為最詳先儒以謂關雎為大序葛覃以下為小序而作序人之人說者不同家語云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王肅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未盡毛公更足成之韓退之作詩之序議者則謂詩之序明作之所以云察夫詩序其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因藉之子夏故其序大國詳小國略斯可矣王氏則以為世傳以為言其義者子

夏也觀其文辭自秦漢以來諸儒蓋莫能與於此然傳以為子夏臣竊疑之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為美媵那之為祀成湯商武之祀高宗方其作詩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於子夏乎

程說亦如王氏詩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是也不得此則每篇旨趣何自而知焉

凡此諸家紛紜不一惟蘇黃門之說為當黃門之說曰其文雖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衞宏之所集錄也

詩以關雎為始

前漢書匡衡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 前本傳

魯齊韓毛師讀既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為得其眞也間有反覆煩重時失經旨如葛覃卷耳之類蘇氏以為非一人之辭蓋近之至於止存其首一言而盡去其餘則失之易矣

或以為刺康后

關雎刺康后也今毛序以為美后妃之德按顯宗永平七年詔音應門失守關雎刺世又皇后紀叙曰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又楊雄封事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太子賢注漢書引前漢珮玉晏鳴關雎歎之云云故詠淑女以刺時也臣瓚曰此魯詩也按此則齊魯二詩關雎序以為刺康后也楊子云以周康時關雎作為習治齊侯時美召陵為習亂子雲之意若曰周康之時治也而有關雎之刺非可刺也於治世而有惡雖小必傷懼其佚也齊威之時亂也而有

召陵之美者非誠美也於亂世有善雖小必揚與其進也然則關雎之刺康王所以責賢者備而春秋之美召陵彼善於此而已此其意也　林歇四詩考異

用之鄉人邦國

儀禮鄉飲酒禮鄉大夫三年賓興賢能之禮其經云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諸侯飲宴臣子及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

三復淑女之篇

班婕妤選入後宮讀詩及窈窕淑女之篇必三復之

葛覃

辨論后妃之本

作葛覃詩者言后妃之本性也謂貞專節儉自有性也敘又申說之后妃先在父母之家則已專志於女功之事復能身自儉約謹節財用服此澣濯之衣而尊敬師傅在家本有此性出嫁脩而不改婦禮無愆當於夫氏則可以歸問安否於父母化天下以為婦之道也 正義

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曷謂

本葛覃所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序稱后妃之本
而不知所謂乃為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以附
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旣為后妃之事貴而勤儉
乃為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卷耳

輔佐求賢審官

歐陽文忠公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
蓋后妃諷其君子愛養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
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私謁之害也

劉氏曰后妃本不與外事假令思念進賢為社稷

計亦何至朝夕思念憂勤乎

汝墳

周盤慨然而嘆

後漢周盤字堅伯居貧養母不充誦至汝墳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舉

麟之趾

皆信厚如麟趾

由后妃關雎之化行則令天下無犯非禮天下既不犯禮故今雖衰世之公子皆能信厚如古致麟之時信厚無以過也　正義

程氏曰自衰世公子以下序之誤也麟趾之時麟趾不成辭言之時謬矣

召南

鵲巢

國君積行累功

楊中立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蓋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于家邦無二道也以關雎為文王之妃則鵲巢夫人亦必有主名者若謂皆文王之詩則文王繼世之君非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文王一人之身而有聖賢之異無是道也然則二南

之詩周公之以風天下無可疑者

草蟲

樂工不歌草蟲

據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之删簡帙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為常樂耳

甘棠

思其人愛其樹

左傳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

騶虞

騶虞鵲巢之應

楊中立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則一體相須為治可見矣

騶虞毛序曰鵲巢之應案後漢注魯詩傳曰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又賈誼新書以騶為文王之囿虞為囿之司獸盖自毛公以騶虞為義獸衛宏序云仁如騶虞

變風

釋文曰從邶訖豳十三國並變風也

論十三國次序

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次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先後為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欲以國地為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小大欲以采得為次則雞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采乎

是不由采得先後盖即其先封善惡參其詩之善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取宜以為其次者也

邶鄘衛説附

邶鄘衛首變風

鄭氏詩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内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兖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子武庚為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旣喪三監導武庚叛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

柏舟

　　　昌居變風之首

柏舟言仁不遇居變風之首鄭譜謂畿內武公有康叔遺烈詩又早作愚為不然閒之師曰王道盛諸侯無正風王道微諸侯有變風當夷王之時邶鄘衛實

其臣也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失王之禮自夷始也故以邶為首明諸侯有變風之作也與夫春秋始隱同

燕燕

以莊姜為定姜

燕燕之詩鄭於其序則從毛詩以為莊姜於坊記注則以為定姜何也莊之有云甚遠矣吾所甚者詩之序也康成之說何所據耶

燕燕諷衛獻公也夫人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為獻公獻公無禮於定姜故作是詩言當思定公以孝寡人也古序非序也疑為序故志之盖坊記引

詩曰先君之愛以勗寡人鄭康成注勗孝也夫人定姜云云案毛詩與此大異豈康成未注毛詩時引齊魯韓之詩序以釋禮乎

擊鼓

來護兒讀而歎

來護兒讀詩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舍書而歎曰丈夫在世當如是為國滅賊取功名安能區區久事隴畝群輩嘉其言

凱風

以美而為自責

凱風孝子自責也小弁孝子親親而悲怨也伯奇仁人而交虐之故作是詩今毛序曰小弁刺幽王凱風美孝子案孟子公孫丑之問而趙岐注曰小弁伯奇之詩也由此觀之小弁未必刺幽王而凱風所自為孝子為詩而自美豈人情乎且岐生於漢世三家之詩猶存其三家序耶 林歐四詩考異

鄘 詆見邶

桑中

桑間濮上之音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

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不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狹邪之樂府冒之以此詩之序豈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乎

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今樂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皆別而言之雖今之世太常教坊各有司局初不相亂況上而春秋之世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其聲雖已降於煩促而猶止於中聲荀卿獨能知之其辭雖近於諷一勸百然猶止於禮義大序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於經所以謹世變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龐雜自衛反

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於此矣唐明皇令胡部與鄭衛之聲合奏談俗樂者尚非之曾謂仲尼反使雅鄭合奏乎論語答顏子之問迺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欲放之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

載馳　許穆夫人自作

緑衣日月終風燕燕柏舟河廣泉水竹竿述夫人衛女之事是三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衛女自作矣泉水竹竿俱述思歸之女女在亡國衛人得為作詩者蓋

大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為之作歌唯載馳一篇烈女傳云夫人自作之也然而得入鄘風者於詩國在鄘故也

衛 說見鄘

考槃

見遯世而無悶

孔叢子孔子曰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程氏曰考槃觀其名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安知天下決然不可復為雖然如此退處至於其心寤寐間不忘君

王

鄭氏詩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屬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城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舊處西都至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百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

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

王黍離次衛風

平王東遷政不及於天下而止於一國不言者平王莊王德之不脩政之不講非周罪也故次衛 臨川文

黍離

雅變降為國風

厲之變也雅道未絕宣王承之復能中興於是六月

伐北采芑征南車攻復古復會諸侯于東都焉幽之
亂也雅道既絶平王承之不能中興夷于國風示其
不能復正也黍離述其遷都之迹也戒後君不救先
君之弊易不云乎有子考无咎有子可託也考无咎
得幹也宣厲其人也宣為有子厲全在雅平同无子
幽平在風戒也處于衛下何也鄭衛亡國之音也鄭
之上衛之下若曰黍離亦亡國之音也
揚之水
平王遠戍毋家
程氏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思

其母家亦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怨宜也況天子當使方伯鄰國共保助之

鄭國風

鄭氏詩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内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閒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疇歷華

邑之土也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左洛右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作

鄭王次王黍離

有緇衣武公之美蓋王之皆刺不能加於多美之諸侯若諸侯之少美雖王之皆刺不足勝之豈非君與臣善惡不相遠而君得以先臣而理所可也故次王也

鄭詩不分二國

鄭之所并邶鄘分為三國鄭并十邑不分二國以鄭在西都十邑之中無鄭名又皆國小二風不異不似邶鄘之地大與衛同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

季札美歌鄭風

季札來魯觀周樂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詩人之情不有先王之訓孰能如此先亡者見其正諫境微知其國將亡滅也（左傳襄二十九年）

緇衣

獨見好賢之至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孔叢子孔子曰於緇衣
見好賢之至

此詩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美之也若鄭人所作
何為三章皆言適子之館兮好賢如緇衣所謂賢
即謂武公父子也後之講師習其讀而不知其義
誤以為稱武公之好賢遂曰明有國善善之功失
其旨矣

子衿

亂世學校不脩

程氏曰治世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

有至於移屛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強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為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強之於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

齊國風

鄭氏詩譜曰齊者古少皡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都營邱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

淄之野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
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
異姓諸侯世有衰德哀公有荒淫之風
襄公有鳥獸之行辭皆怨刺篇皆美者
又以太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
也
季札美歌齊風
歌齊曰美哉此詩者以鷄鳴有思賢妃之事東方未
明雖刺無節尚能保遽自警詩人懷其舊俗有箴規
季札美其聲非謂詩内皆美詩

著

刺時不親迎也

作著詩者刺時也所以刺之者以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也毛以為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為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雖所據有異俱是陳親迎之禮以刺今之不親迎也 正義

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廣谷大川

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皆學者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類歟

東方之日

辨刺衰刺襄公

釋文曰本或作刺襄公非也南山以下始是刺襄公

詩

魏國風

鄭氏詩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兾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

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
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
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
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今魏君嗇且褊
急不務廣脩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
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
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

上刺儉下刺貪

衛無世家而鄭云葛屨至十畝之間為一君伐檀碩
鼠為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

反故分為異君或父祖子孫不可知也
國小儉而能勤踵虞舜之舊風有夏虞之遺化故
季札觀樂美其詩音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輔德
此則明主也故次於齊
唐國風
鄭氏詩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
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
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
子燮改為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恒
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

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唐國風次魏下

虞叔之後雖為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彌多故使之次於魏下也

民有先王遺教

前漢地理志云河東本唐堯所居詩風唐國也其民

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秦國風

鄭氏詩譜曰秦者隴西國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賜姓曰嬴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閒封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

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
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
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有周
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在荊岐
終南崇物之野至元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秦仲何以有詩

鄭語云威公問史伯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國人而有
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言
秦仲國大將興是雖得爵而土地巳廣大於邾莒詩
者緣政而作故得有詩又且襄公後國大而錄其詩

以秦仲有德故繫而言

楊惜讀渭陽篇

楊惜幼喪母曾詣舅子泰泰與之飲問汝讀何書答曰詩曰至渭楊邢惜號泣感咽子泰亦歔欷遂罷酒

陳國風

鄭氏詩譜曰陳者大皞虙犧氏之墟帝舜之冑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主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邱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

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猪大姬無子
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
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滛荒所為
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陳國風次於秦

陳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國多奢昏民無令主
故次於秦

檜國風

鄭氏詩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
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

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虢

檜詩止有四篇

檜國之作夷厲之時檜無世家詩止四篇事頗相類或在一君時作故鄭不復分之

張楷讀素冠篇

李德傳張楷字公超至孝喪親哀毀每讀詩至素冠棘人嘗掩泗

曹國風

鄭氏詩譜曰曹者禹貢兖州陶邱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季札之所不譏

檜則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

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宜哉

豳國風

鄭氏詩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古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感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成王之時周公居東思公劉居豳憂念民

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故別其詩以為豳國變風焉

周公亦有變風

文中子程元問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元曰居變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乎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正危而克扶終始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

豳居風雅之間

范氏曰豳居於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言周公德高於諸侯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爲倫次小雅之前言近堪爲雅

獨念公劉太王

先公在豳凡經十世唯知念公劉太王者以公劉初居豳之主太王終去豳之君俱是先公之後皆在有

事難之故周公申遭事難追念豳先君明公正其後者唯此二人

備風雅頌三體

七月八章上二章豳風中四章豳雅下二章豳頌風者諸侯之政教凡係水土之風氣謂之風若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是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民作酒養老是人君之美政若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是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若朋酒斯享萬壽無疆是也然始於風中為雅成為頌言自始至成列為三體周公陳豳公之教亦自始至成述其政教之

始則為豳風述其政教之成則為豳頌言豳公之教能使王業成功也

豳處變風之末

易窮則變剥盡則復夫王者之詩降於國風天下無雅也十五國風繼為大變天下無正也示雖變也抑可復也復則雅矣然以周公之事取變正之道復雅之義故自七月至鴟鴞皆有變詩東山至狼跋皆是美詩先變而後正也明矣非周公孰能卒正

鴟鴞

以下昌係豳風

鴟鴞以下不陳豳事何以係豳風以七月是周公事尊周公使專一國故并為豳風

正小雅 正大雅說附

鄭氏詩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皆文武時詩自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大雅自文王至文王有聲皆文武時詩自生民下及卷阿皆周公成王之時詩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為正經

小雅周德之衰

季札聞歌小雅而曰美哉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云衰小也先王商王也文中子曰季札焉知樂小雅周之盛也予謂二子之説皆未得其眞何者思而不二怨而不言何關商之末王乎若聞鹿鳴魚麗而謂之衰又何以季札乎蓋周德既衰樂意錯亂太師非其人不知小雅自有正雅大雅自有變雅而遂誤以凡變者爲小雅凡正者爲大雅而季札所聞適皆節南山之類故有周德衰之歎耳其後仲尼自衛反魯乃始分雅頌各得其所由仲尼而雅頌各得其所則仲尼已前大小雅

不得其所矣故季札所聞者皆屬宣幽王之詩而當時太師目之為小雅者也此其所以稱怨而不言不亦宜乎 王逢原

鹿鳴

孔氏曰五人謂之伍十人謂之什故左傳曰以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為卷

裴安祖講鹿鳴

裴駿從弟安祖七八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兄云

禽獸得食相呼況人也自是未嘗獨食也

郭山惲誦鹿鳴

唐中宗宴近臣令各伎藝為笑張錫為談容娘舞宗晉卿舞渾脫張洽舞黃麞云云獨郭山惲請誦古詩於是誦鹿鳴蟋蟀奏未畢李嶠以有好樂無荒之語頗涉規諷恐為忤旨遽止之帝嘉山惲之意

皇皇者華

言遠而有光華

孔氏曰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程氏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

宣道化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以光華
孔氏之說作詩之意也程氏之說用詩之意也作
是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於周公制禮作樂之
後凡遣使臣無不用是詩以遣之也二家之說雖
有廣狹其義一也
棠棣
辨周公召公作
鄭氏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穆
公為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孔氏曰左傳云王將以
狄伐鄭富辰諫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

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
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
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
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
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穆公
作詩之事也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墻外
禦其侮則此詩自是周公所作也但召穆公虎見厲
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
故鄭氏荅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

棠棣之詩國語曰周公作左氏曰召穆公作棠棣

序云閔管蔡閔之者兄弟之辭以義言之周公可也召公亦可也皆管蔡之兄弟也以迹言之仲尼未嘗有之也而左邱明之說自相抵悟不可考據鄭又以厲王之時不能親睦兄弟宗族故召穆賦是詩以刺之本周公之作也周公之權也誅管蔡為王法也作棠棣救天下也若夫極人臣之位不能庇天倫之過者王法也大義滅親也然慮天下之末閑法義者以為兄弟不足愛也迺為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此救天下之權也仲尼觀之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

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反經合道其權乎權也者聖人之極致也惟知權者可與言詩

伐木

人皆須友以成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每一章首輙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三章也今毛氏詩斷六句為一章蓋誤伐木丁丁丁丁丁聲相應也伐木者小事爾猶求同志共事其聲丁丁然以言自天子至於庶人亦當須友以相成也彼伐木能求助於人使有聲丁丁然況任天下之事事多重於伐木者乎此乃詩意巳毛鄭說俱非

是也王逢原

湛露

天子宴諸侯詩

左傳甯武子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文三年

彤弓

彤弓廢諸夏衰

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為之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不然則強陵弱大并小而莫

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

李氏周室東遷之後賞罰無章然彤弓之賜惟及晉文侯文公二人則先王盛時可知矣

變小雅 變大雅說附

鄭氏曰詩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正之次也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從民勞至桑柔

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

變雅昌無夷懿

鄭譜云夷身失禮懿始受譖則周道之衰自夷懿始變雅始於厲王無夷懿之雅者蓋孔子錄而不得或有而不足錄也

六月

仁宗講六月篇

仁宗講六月上曰此序自鹿鳴至湛露菁菁者莪皆

周家創業之事帝王常行之道後世可不務乎侍講楊安國曰昔幽王失道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遂微先儒所以作此序為萬世鑒戒也於是上令復講之

宣王刺少美多

宣王之詩入于變雅首則六月采芑末則斯干無羊美則稱美刺則稱刺小序不言何也大治之世言美不言美不足以繫義之輕重何者明王之美自著也及天下之風息矣於怨刺衆多之中有一人焉為人所美誦自非言美以顯之則其善無由見矣宣王雖

未能純如成康然其刺者少而美者多宣王之美見於天下著矣其不言美何以繫宣王之輕重哉

庭燎

美宣王昌言箴

六月北伐采芑南征車攻復古皆復雅也次鴻鴈全美之庭燎又次鴻鴈之美箴之者期其終也故其首章曰夜如何其夜未央云云中章末章云云末央至早也美其至憂勤也鏘鏘然肅而趨朝也□□□□□□憂勤也噦噦然止而伺朝也𩔖晨漸曉也箴□□□□□□□噦君臣懈也觀旂與輝辨色朝

也烏得而不箴□□□□□燎之規鶴鳴次沔水之
誨旂父次鶴鳴之刺戒其終

節南山

見忠臣之憂世

毛詩節南山左氏季武子賦節孔叢子云吾於節見
忠臣之憂世 林歌四詩考異

按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
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古止名
節也

雨無正

辨雨無正之疑

歐陽氏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政也今考詩七章都無此義與序絶異當缺其所疑

劉諫議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董氏曰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曰蕪衆也書曰庶草繁蕪説文曰蕪豐也則

雨衆多者其爲政令不得一也故爲正大夫之刺

蓼莪

王裒讀蓼莪篇

朱氏曰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爲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

齊顧歡母喪廬墓好事者從受書每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悲動不能禁自是學徒廢蓼莪篇不復講授

正大雅 說見正小雅

總論大雅小雅

大雅者積衆小以為大故小雅之末有疑於大雅此不可不知也又作詩者其志各有所主其言及於大而志所主者小其言及於小而志所主者大此不可不知也又宣王之大雅其善疑於小幽王之小雅其惡疑於大蓋宣王之善微其大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惡大其小者猶如此

大雅文王之德

季札觀周樂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左傳襄二十九年

公劉

公劉不係豳風

召康公陳公劉以戒成王猶召穆公陳文王以傷大壞主者意為雅不得列為風

變大雅

幽厲何以稱雅

時雖天下無道政出諸侯當作變雅之時王政仍被邦國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政善惡皆能率之所以幽厲之詩亦名為雅及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其政才行境内

是以始變而為風焉

雲漢

宣王雅始雲漢

宣王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得有是功哉

周頌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清廟

清廟一倡三歎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之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清廟為頌之首

孔氏曰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

維天之命

文王所以為文

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李氏曰中庸亦是斷章取義此詩但言天命周家無窮

魯頌

孔氏曰此雖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朱氏曰其辭特以贊美當時之事其體猶列國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於祭祀以歌詠先祖之功烈也

僖公何以作頌

如禘太廟不郊三望皆為春秋所譏然為小失非有損於國家僖以魯之先君國事多廢遠遵伯禽之法

能復周公之宇故臣子請而作頌史克魯頌主詠僖公功德才如變風之美者與商頌異也夫以周家尊魯巡狩述職不陳其詩至自頌君功樂周室之間故行父請焉

魯頌居商周中

即魯頌而考之然後知聖人之序詩為有法方是時忘先君之業者有矣魯則能尊伯禽之法四隣謀取而不知者有矣魯則能復周公之宇青衿逸於城闕者有矣魯則能修泮宮也王靈不及拜戎不暇者有矣魯則能復淮夷也其君臣有道有以致有年其君

子有穀有以貽孫子然魯侯之德方之天子而不足方之諸侯已盛方之聖人不足方之賢人已成不先於周所以尊王也不次於商所以進魯也季札觀樂於魯以豳次齊者此魯太師所序非聖人序詩之法也商周之頌其辭簡嚴魯頌其辭費侈商周不言頌而魯每篇稱頌者又名泯於有餘奢生於不足乎

商頌

毛詩之序得實

宋世家及韓詩皆云商頌美襄公今之頌以為正考甫得之周太師頌者天下和洽民心悅樂然後作之

向使逾數百年之後始頌先君之德則商爲之美矣以此史記與韓詩之說妄而毛詩之序得其實矣

總論

康王以下無詩

詩之為詩緣美刺而作也非有至善之可美非有大惡之可刺則詩不作也當商季之亂文王以丕顯之謨作於前武王以丕承之烈繼於後受天命以有天下成王繼之守成見於鳧鷖太平見於旣醉逮夫後世治道陵遲宣王撥亂興衰明文武之業周道燦然後興此皆至善之可稱若夫厲王之時則天下蕩蕩

無綱紀文章幽王之時四□交侵中國皆畔平王東遷則周室弱而諸侯弱諸侯微而□□横朝覲會同之不修包匭菁茅之不入以勢力相長雖有兵甲相吞并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召天子於河陽者有之而王不能制此皆有大惡之可醜故皆有詩自康王而下至於夷王或率循舊章或僅能扶持無至善之可録亦無大惡之可書故無詩也

康王之詩無頌

康王無頌者不過述成王之功守成王之法而已不足録也

求詩在乎得志

詩忘也久矣毛鄭之學其去聖人也遠矣後之學者其去毛鄭之學也又遠矣曰風曰雅曰頌玩於目習於口朞月而可熟也詩人以謂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者何道先王所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者何由孔子所謂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者何以嗚呼詩乎愚未見其能通者也詩三百篇篇有其章章載其事事托於物則章句訓詁固不可不通草木鳥獸固不可不識及問詩人所以為詩之因聖人所以採詩之說先王所以化天下之道豈

在乎章句詁訓草木鳥獸之間哉在於得其志而已故序之贊詩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善學者不求之它亦求其志而已故孟子之贊詩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淇澳之詩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磨後世知其為稱武公之德而已不求其志孰知聖人之意在於富而好禮者也碩人之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後世知其為稱莊姜之美而已不求其志孰知聖人之意以為禮後於質也常棣之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

思室是遠而後世知其為言棠棣之華而已不求其志孰知聖人之意在於惡其未可與權也

九經疑難卷四

